

唯一進步的大眾讀物

# 每逢 147 出版 吾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發行

JUN 15 1942



每册售價二角

No. 161 31. 6. 14.

第二卷 第十五期

# 美國工業之特點及其危機

平

過去工業生產趨向於享樂品之製造，因此由平時而轉入戰時之工業機構，所遇之困難甚多。另一方面，由於各工業部門盡量減少勞力之消耗，而採用自動機械之結果，技師及熟練工人均感缺少，而原料品之消耗增多，致使戰時工業之推進異常困難。

美國工業的特點是大量生產。此種方式之生產，並不適合於一切工業製造。在過去二十年間，大量生產的結果，造成了一種特殊的物品，這種物品可以歸於一種總稱之下，名為「個人享受的補助品」。汽車、建築材料、暖氣設備、鉛管裝置、洗濯機器、冷藏器、無線電、電爐、家庭用具、罐頭食品，以及包裝工業等，無不是滿足個人的享樂。美國需要此種大量物品，同時，製造此種物品可以獲得原利，因之，整個工業發展的趨勢無不受到其影響。甚至純屬技術之工業部門，例如機器製造、儀器用品、鋼鐵等之金屬片，以及玻璃物品等，均須適應大量的工業生產計劃。

在全部工業生產中，汽車與家庭用具的製造數量，繼續增加無已。據一九四〇年的銷售量，該年底內銷售的汽車是四百四十萬輛，家庭用冷藏器是二百六十萬具，洗濯器一百六十萬具，無線電一百一十萬具。由此足可證明美國各工廠無不大量製造享受的用具。此種大批生產不獨佔用了專事工業生產的大量機器，並佔用了各工廠的技術設備。同時，一切重要原料品如鋼、銅、鋁、等部大量的消耗，耗費了。

美國工業之此種趨勢是很容易了解的，因為美國是一個和平而富庶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甚至於一九四〇年羅斯福採取「租借法案」以後，再進一步言之，甚至於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國各汽車公司宣佈在過去九個月內，各工廠或公司所售出之汽車數量打破過去最高的數目，造成歷史上的空前現象。一九四一年之初，冷藏器製造工廠宣佈定貨急驟增加，較之一九四〇年高出百分之七十。其他各工廠之銷售量亦同樣增加其速。最令人驚奇莫過於「管轄美國全國軍火生產的最高機關——生產管理局」竟公然承認軍火製造之製造反形落後，而實際之情形則如上述。此種矛盾現象正足以說明美國工業之畸形發展。生產管理局之主席「諾德生」對於美國工業是否能夠按照原定之政府計劃以從事軍火生產之問題，亦肯定之答覆。並謂美國工業將於今後充分利用軍火製造之一切原料品。由此足可反証美國工業於過去並未充分利用一切原料品。

美國工業各代表人在美國擴軍時期內所發表的各種談話，証實諾德生所說的「美國工業將於今後充分利用軍火製造之一切原料品」並未發生任何效力。在擴軍時期內，美國各工業家所念念不忘的問題是，如何使戰時工業轉變為平時工業？此種問題為現代各工業部門領袖所急切討論而待解決者。在一九四一年的秋季，美國報紙競相登載各工業領袖計劃於五十二個大城市中分別設立分廠，以救濟失業的恐慌。

按照美國國內工業的現狀看起來，資本是不會生出利息的。各界人士對於擴充現有之工廠，增加工業生產的計劃，都表示十分懷疑。過去美國工業界所認為最值價的問題是生產過多，消耗與生產失去平衡，以致造成失業現象，促成美國市場之危機。

我們知道工廠領袖對於政府擴充計劃表示很少的同情，故投資家不十分踴躍，一切由政府單獨去實行。美國交易所的公債股票，受了這種工業上的影響，價格繼續低落。紐約交易所的每況愈下，與經濟界及工業界的不穩定景像，交相反映，益有窮途末路之感。當一九四一年八月的時候，羅斯福與邱吉爾在大西洋上會議的消息正式發表之後，素稱為美國工商界與測量器的紐約交易所對此事的反響亦很微弱。同時，國債之繼續激增，無異於籠罩工商業前途之一種陰影，使一切事業均呈暗淡。

美國政府雖盡力限制資本家的消極抵抗，集中一切權力，但是屬於技術方面的困難仍不能完全掃除。目前美國的原料品能否盡為軍火製造業所利用，各工廠對於美國政府所宣佈的擴軍計劃能否按期完成？操縱機器及各種部門的工人是否數用？平時專為製造個人享受品的美國工業，今者一旦全部停止而改造軍火，其轉變之過程有無困難？

茲者吾人先就原料品之問題加以觀察。各種工業製造是原料品與人工的合成。工程師的工作即在設計如何以最少量的原料品和人工完成製造。每一種出產品之進步即在減少原料品與人工的消耗量。在這方面德國與美國的工業設計是不同的。美國工業生產所需的原料品的多寡是不暇計及的，但盡量減少勞力的消耗。德國注重於原料品之最低量，而於人力不十分注重。

美國工業生產之此種趨勢係由於原料品及勞力之特殊情形所製成。因為美國缺乏勞力，不得不盡量減少勞力，而多消耗原料品。此為美國工

業之一大缺點，亦為美國原料品問題之一。事實例來說，美國最普通的汽車，重一·三噸，而德最普通的汽車重僅為·八五噸。在美國銷售最廣的冷藏器，重三〇〇磅，而德國最流行的冷藏器僅重一六五磅。由此可知美國工業製造品所消耗的原料品較之德國工業品為多。所以，山比較看來，以同樣數量的原料品，美國所製造之工業品比較德國為少。此種消耗原料品之美國工業製造，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的。由於德美兩國工業之發展各自不同，德美兩國工程師之工作趨向亦不同。德國工程師之工作時間，大部分用於設計如何節省原料，美國工程師之大部分工作時間則在設計如何節省勞力。美國工業領袖與政府代表對於擴張鋼鐵製造業一問題，形成反對與贊成兩派的對立。贊成擴張者的意見，認為目前工業上的種種困難與畸形，不易於短期內加以改革，急需設立新的工廠，在目前是有此需要。反對一派之意見，認為另行設立新工廠，在目前固無此種需要，同時亦不能增加工業生產。在另一方面，值此擴

治強解脫

治運與勤儉

勤儉本為改善人民生活習慣的良好道德，乃我中國固有之美德，在已往的若干時期中，因英美對我人民生活計一般侵略勢力的擊斷，致使我民來生活日陷於困窮不足之地境，復因英美委風氣的浸染，致我國民嗜者所招人稱贊的勤儉習尚亦為之拋棄不顧，民生的艱苦風俗的頹廢，未有其於此時者。爾後共產黨即利用此種民生的艱危，風氣的敗壞，乘機施其麻醉誘惑的手段，國內治安之不能全部確保，此蓋為其重大因素，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將勤儉增產列為三大目標之一，正具有深刻的意義，因為勤儉與增產，兩者互為因果，相因相成，成功者，不能勤於耕作，豈能促成增產，不儉於用途，即使生產增加，人民的生活，亦附隨不能達於充裕的途徑，故二者實有相需為生，不能分離的緊要關係。

現在我們促進勤儉運動的最高目標，就是為增產戰時下後方的資源來爭取更趨戰爭的最後勝利，以勤的方法來推動生產，以儉的戰略，來節約物資，生產與節約並進，而勤儉的最高使命達成矣。

吾友

第二卷第五十期  
卅一年六月十四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二)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美國因缺乏鋁而實行鋁製品之收集運動(封面)  
美國工業之特點及其危機  
威爾士太子號及來帕爾斯號擊沉之真相(續)  
熱帶土人的生命  
讀征人先生的「怎樣獲得靈感」  
什麼是潛意識  
人格的修養  
迷信  
小慧  
雙命案(真實偵探故事)  
好兄弟(中篇創作)



# 麻瘋病

君平

麻瘋病有三千五百年的歷史了。

中國人稱此病為「天刑」——上天的刑罰。

麻瘋病是人類各種疾病中最可怖而歷史最悠久的一種病。世界上未受麻瘋病波及的國家為數很少，在各個民族中，差不多都有關於麻瘋病的傳說。我們還能憶及中世紀時關於麻瘋病的恐怖描寫，以及聖經中的記載。（據近年醫學歷史家的發見，舊約中所說的 Zaarath 並不是麻瘋病，而為皮膚病的一種總名稱）。在印度吠陀經（紀元前一四〇〇）中亦有麻瘋病之記載，而中國關於此病的傳說可追溯到古代的怪談。埃及古物學家德人亞格那斯（八三七——八九四）所發現的古代埃及「草紙」上，並沒有關於麻瘋病的記載。據一般醫學家的推測，麻瘋病的起源地或係印度及中國，由此而遍及於全世界。

以及護上等，終其生而看護麻瘋病患者，既不是英雄，也不是什麼義士，他們與他在醫院或瘋人病院中工作的人是一樣的。有許多醫生和醫院中的職員得了傷寒症，霍亂，黃熱症，瘧疾，以及時疫等而致命，但是很少有人被傳染上麻瘋病。

## ◇麻瘋病的特點

從上所說看來，人類有了麻瘋病，至少有三千五百年的歷史了。在這悠久的歷史中，研究麻瘋病和剷除麻瘋病的工作並無停止。但是結果呢？在今日甚至有人對於麻瘋病懷着迷信的恐怖心。按着中世紀的宗教觀念來說，麻瘋病是上帝的一種懲罰。在十六世紀時，中國稱麻瘋病為「天刑」，意思就是說「上天降給的刑罰」。

各種病菌都有其繁殖的規律，有其適於繁殖或不適於繁殖的環境。有些病菌過於夏季繁殖，例如痢疾病菌；傷寒病菌繁殖最盛的時期是冬季。非洲西部之睡眠病是一種毒蠅所傳播，黑死病是由鼠及鼠身上之跳蚤所傳染，背痛的患者多係城市中的居民。麻瘋病亦有其許多特點，但這些特點在我們看起來是很奇異與神秘的。在顯微鏡之下，麻瘋病菌的形狀幾乎和肺結核的病菌完全一樣，但是麻瘋病的傳染正與肺病相反，牠不聚集於城市，也不散佈於大城市中的平民區。大城市中如香港，上海等地的麻瘋病患者都由其他地方而來，而與麻瘋病患者接近的人很少有被傳染者。

比較麻瘋病更為危險的肺病，患者當必更多，但是在一般人看起來反覺其傳染性沒有麻瘋病厲害，比較麻瘋病更難治，更痛苦，更不容易痊愈的其他不治之症還很多，但是人們對於任何病沒有像對於麻瘋病那樣的恐懼與絕望。

麻瘋病自然是一種傳染病。我們相信與麻瘋病患者及久接觸的人一定可以被傳染。但是在麻瘋病的國家裏，與麻瘋病人結婚的健康人，僅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六染上了此病。在血統的關係上說，父親，兒女，兄弟，姐妹，姪甥，堂兄弟，姐妹等，受傳染的可能性比較的高，佔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差不多在任何地方，男子患有此病者較之女子多兩倍，理由不明。祇有在很小的區

區裏——立陶宛和奧塞爾島上，女性患者比男子為多。在成熟以前以及經期停止以後，男女兩性同樣的有被傳染的可能。唯有在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之間，男女兩性的感受傳染是有着絕大的差異的。感受一切傳染病的病狀——即被傳染以後，病勢爆發以前，要經過一個相當的時間，普通都是固定的數日或數週。但是麻瘋病在被傳染以後和爆發以前，普通要經過兩年或三年的長久潛伏期，有時較此更為長久，甚至潛伏三十年之久。

## ◇氣候與食物

全世界的麻瘋病患者的估計數目是頗不一致的。有人估計為三百萬，此數是太低了；還有些病理學家估計為一千萬，未免太多了。在印度及中國，兩地也許各有一百萬。我們知道麻瘋病的主要區域是熱帶，但是也不一定。在北歐，中歐，英格蘭，以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麻瘋病為患已經有一千多年了。在地中海各國以及葡萄牙，冰島，挪威，波羅的海沿岸各國，以及蘇俄，麻瘋病為患依然甚烈。在今日之歐洲，患麻瘋病的人總計有一萬五千人至二萬人。所以，用氣候的情形來說明麻瘋病所分佈的區域是不可能的。

在中歐十五世紀及十六世紀之間，麻瘋病忽然絕跡了，沒有任何有效的防止方法去遏制牠的傳播。在「三十年戰爭」的窮苦與饑荒的時期內，麻瘋病也未嘗再度出現。由這種事實可知麻瘋病與營養不足或不合衛生是毫無關係的。日本北部居民的食物不如南部與台灣，但是麻瘋病的發現却趨向於南方。日本國內的衛生情形較之滿洲與華北當屬優良，但是滿洲與華北難受到麻瘋病的波及，情勢還不厲害。十九世紀下半期中，麻瘋病在新西蘭完全絕跡了，但是外來的探險家，捕鯨者，英國的流民却又帶來了花柳病，以及其他疾病。

### ◇魚與麻瘋病

居住於日本或中國的歐美人，還未聽說被傳染了麻瘋病。所以，研究麻瘋病傳播的問題，企圖從種族的分別上入手。但是歐洲人在中世紀時不但感染了麻瘋病，就是到了現在在南美洲還有麻瘋病患者。在德國及卑利亞半島上的數千名麻瘋病患者傳染到巴西。英國人和法國人由其殖民地也受了麻瘋病的傳染。

關於麻瘋病在地理上分佈的理論，或以抵抗力薄弱為根據，或以缺少維他命為根據，或以動物為麻瘋病傳染之媒介為理論之根據，總之，一切理論都在說明麻瘋病在地理上的分佈。在二十世紀初期時，有一種理論說，如果吃了很多的腐敗的魚或烹調不良的魚，很容易變為麻瘋病。這種學說一時很盛，人人為之驚奇。但是非洲內地的黑人，他們沒有魚吃，却也不能避免麻瘋病。反之，以魚肉為主要食品之一的日本，麻瘋病患者也不見得比其他國家為更多。

### ◇印度的治療法

在十九世紀前半期，醫學知識的進步很快，各種疾病的有效預防法以及治療法都一一發明了。預防霍亂及傷寒的注射很有實效。花柳病，瘰癧，回歸熱，甚至於肺結核在今日都能够治療。最可怕的癌症，如果就醫還不太遲，也有百分之八十或九十可以醫治。

治療麻瘋病的方法和藥劑已有數千種經試驗過或實用過。從日本的洗浴治療法，中國古代的艾草燒灼法，以至現代的短波電療法，和荷爾蒙治療法，可謂多不勝舉。但是科學的治療無效，還要沿用印度古代人民所用的「巧爾木古拉」油。這種油是可以分解與其他物質混合的。但是未經煉製的生油最為有效。所惜者，這種油的效力也很有限，雖然可以減輕並防止麻瘋病的痛苦，但是病情最輕微者始有治愈之可能。

### ◇隔絕有效嗎？

全世界上的麻瘋病人勢不能完全實行隔離。一個還在潛伏期的麻瘋病人，病勢爆發之前，經過數年之久還不知道已經感染了此病。麻瘋病的初期是很難確切診斷的。在一個被傳染的區域裏，暑期麻瘋病的患者很容易忽視過去，同時有許多病人恐怕與其家庭分離，雖明明知道自己的情形却保守秘密。

最嚴格的隔離法是在菲律賓所實行的，用去很多的費用，做了很多的宣傳，但是麻瘋病患者的數目並未減少。當一撲滅麻瘋病的運動開始時，菲律賓的麻瘋病人計有八千。在現在，被隔離的人數是一萬人，尚未隔離的約有二萬五千人。在挪威，一八五六年內麻瘋病人有二八三三，自實行隔離以後，至一九三二年為止，病人的數目減少到五十八人。

### ◇為何不施行接苗法預防？

麻瘋病的傳染性並不十分劇烈。有麻瘋病者，千人中不過一二人，有受其傳染之可能性者，百人中不過十人至十五人。所以，治療或預防麻瘋病的問題不是衛生方面的問題，而是經濟上的問題。據英國麻瘋病專家「麥克思威爾」的估計，如將中國全國的麻瘋病人完全實行隔離，至少需美金二萬萬元的費用，並需一百萬美金充作平常開支之用。

因為麻瘋病的傳染性很小，病菌的毒性亦較少，所以這種病是極端的慢性的。在病爆發之前，潛伏期可以有數年，同時，即令病勢發展時，也是很慢很慢，可以經過十年或數十年。麻瘋病人的壽命可以很高；受了麻瘋病傳染的人並不足以致死，而常常死於其他的病症，例如肺病，腎臟病。情勢猛烈，變化急劇的病，如天花，霍亂，白喉，傷寒等，都有預防的注射，唯有麻瘋病至今還未發現有效的預防注射。

### ◇日本及中國之麻瘋病人

據一九四〇年的調查，中國麻瘋病院共有五十所，大部分由外國教會所開辦，亦有數所為省立或醫學團體所設立者，收留之病人共計三二，四七名。估計中之全國病人約有一百萬，收留之病人不過千分之一。日本的麻瘋病院，據一九四一年的調查，共有十六所，受留九千餘名病人，約佔全國病人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一，均係輕微患者。其全國病人之總數約為二萬名至四萬名。其中被隔離者已有百分之二十。病院之設備及管理均由地方政府所製劃，成績頗好。平均每百人中有一名負責醫生診視，並有其他助理醫生。在中國，辦理最完善的麻瘋病院是廣東附近東莞縣德國教會所設立者，收留病人約三百名。病院負責人為德人「胡」，主治醫生為德人「哥爾德曼因」。該院附設工廠一所，病人須按時作工，工廠所製造之陶器、瓦，其精美與外來品無異。出品除供給該院自用以外，並銷售於廣東各地，為國內麻瘋病院之模範。

東四錢糧胡同慶王府總管  
**德善堂 劉宅**  
 慶祝藥王聖誕  
 舊歷四月二十七、八、九日  
**真正王府舒肝丸**  
**等藥減價三天**  
 並於四月十二日起充售  
**減訂藥券**  
 過期憑券取藥，以免是日擁擠。  
 外埠函購明照減

# 威爾斯太子號及來帕爾斯號擊沉之真相

(續)

山譯

由一實際參加作戰之日本空軍尉官所親述，戰鬥之激烈出人想像之外。

## ◎第二次轟炸

我們的轟炸機分成兩隊，開始急降下轟炸，一隊向威爾斯太子號，另一隊則向來帕爾斯號一直俯衝下去。敵方五隻軍艦一齊發出猛烈的高射砲火，構成高射砲彈的簾幕，天空為之變暗。計威爾斯太子號每分鐘可發六萬高射砲彈。威爾斯太子號是英國誇為絕對不沉的軍艦，但在也竭力在回避飛機的追擊。穿過高射砲彈的簾幕來轟炸，而且能够擊中敵艦，也實在是一個奇蹟。

然而我們的各機隊，由一上尉率領着勇敢地直向威爾斯太子號及來帕爾斯號衝去，其準確的程度，就像在演習時所見一樣。

## ◎第三次轟炸

第一架飛機所放的空中魚雷擊中了威爾斯太子號，激起很高的水柱。第一隊轟炸機投下的炸彈也擊中了來帕爾斯號。這兩隻敵艦受了致命的轟擊都發生傾斜，劃出廣大的弧線。

第二架飛機向威爾斯太子號衝去，當離該艦約半英里時，機身發火而墜於水中。該機所帶的魚雷立即在水面下擊中艦側，激起極猛烈的高水柱。

在午後一時二十二分，攻擊各機對威爾斯太子號及來帕爾斯號已經放完了空中魚雷，前後經過八分鐘，這八分鐘的死鬥在空軍人員一定感覺到了八點鐘之久。此後即開始襲擊。

因為魚雷都是向敵艦成直角放射，所以飛機必須飛到敵艦上空很低，幾乎可以看見甲板。我們可以清楚地看清敵艦上人員的作戰。我們的飛機在敵艦上面飛過時用機槍掃射敵艦上的人員。

一位大尉為了證實襲擊的結果，在敵艦上空

## ◎第四次轟炸

正在這時，另一轟炸機隊分為兩部，各由一大尉及中尉率領，向威爾斯太子號及來帕爾斯號以空中魚雷攻擊。兩隊轟炸機的魚雷都擊中了敵艦，威爾斯太子號發生了四十五度的傾斜。大家都狂喊起來：

「看哪威爾斯太子號在沉了！」

但在這時，威爾斯太子號雖然像一座無畏堡學一般，又竭力正起，繼續向前航行。來帕爾斯號雖然受傷不輕，也仍然設法以緩速度前進。大尉不得已開始向後地飛回。

五隻敵艦，或不如說五隻遭難船，在洋面徘徊着，仍然保持着逃回新嘉坡的一線希望。

## ◎第五次轟炸

起先偵察機隊由根據地出發後，緊跟着出發的第一隊轟炸機沒有找到敵艦，一直飛到安納姆巴斯島，後來接到偵察機的電報，該隊立即折回，但過了午後一點四十分才到達其地。

這一隊轟炸機到達的時候，天空已經變得清明了許多，所以立刻發現了這五隻軍艦在波浪中搖搖前進，吐出一股一股的濃煙。來帕爾斯號的速度已經大減，但仍然勇敢地追趕着二千五百米遠前方的威爾斯太子號。

這兩艘敵艦看見這一隊轟炸機飛來，艦上所有的砲火都一齊發出，重轟炸機都為此砲擊所震動。飛機由雲雨中直衝下去，機中的人員很清楚聽到了彈打在機體機翼上的金屬聲。

領頭的一架轟炸機對威爾斯太子號放射了所帶的空中魚雷，飛機俯衝至極低處，幾乎擦着了艦橋。飛機上的機關槍手向艦橋掃射，艦橋上的人員也很英勇地用所有的機關槍來反擊。當飛機擦過

艦橋時，可以很清楚地看見艦橋上那些人的白色悲慘的面容。

第一個魚雷直接掃中了威爾斯太子號，司令回轉頭來，正好看見一股白色煙霧般的水柱由威爾斯太子號的中部衝出。其餘的轟炸機繼續俯衝，一架接着一架地放射魚雷。

來帕爾斯也一樣被直接射中，隊長向後一看，在他那隊最末一架飛機背後，正有一股噴泉由該艦的甲板上冒出。

這一隊的第二架飛機被彈擊中，放了它的魚雷，隨即帶着火鑽鑽進水裏了。然而它所放的魚雷却擊中了它的目標。第二架飛機剛鑽進水去，接着第三架飛機也被擊中，全機被火鑽包圍，投入了水的墳墓。其餘飛機中的人員都在機中立起向他們英勇的同伴告別。

此後對於來帕爾斯號的攻擊，真是激烈得難以筆述。炸彈一顆接連一顆擊中它的目標，來帕爾斯遂發生了危險的傾斜。

一隻驅逐艦來到這艘敵艦的近旁，但僅由飛機上擲下一彈，就把它擊沉了。

來帕爾斯號的後甲板已經沒入水中，但艦上的人員仍然堅守着他們的位置，繼續對攻擊前來的飛機猛烈射擊。我們飛機上的戰鬥員們心想「這隻敵艦有一個多麼光榮的結局。」英勇的防衛者，他們保持着從帆船時代傳留下來的英國海軍中的納爾遜精神。我們的空中戰鬥員望着來帕爾斯號急速生傾斜而沉沒了。它戰到最後而沉沒了。

同時威爾斯太子號也左舷傾斜很大，吐出濃煙。她的速度已經大減，顯出她的生命即將結束了。攻擊威爾斯太子號的各飛機隊，也像那些攻擊來帕爾斯號的各隊一樣成功。

在某大尉下的一位准士官，他是一個青年健兒，他的飛機隨着另外三架飛機向威爾斯太子號攻擊，那三架飛機的魚雷都擊中了目標，他的飛機正要放射魚雷時而陷於不利的地位，因為威爾斯太子號在改正他的位置，使得這位准士官失去了放射魚雷的機會。

於是他的威爾斯太子號甲板上空的砲彈擊落中向上衝出，飛過對面，再向下衝，鎮靜地放射他的魚雷，終於該艦顯出無能為力的狀態，各機都以其燃料所能支持的限度勇敢戰鬥，有幾架飛機的油箱被子彈打穿，雖然他們還沒有

### 熱帶土人的生命

#### 椰子

涼江

椰子是海的兒女——它乘風破浪地漂到遠方去繁殖，但難見適當的土地後，就伸出根去，伸出了芽，眼着長成了大樹，所以南洋一帶的海岸，都自然地長着很密的椰子林。

普通我們所說的椰子，差不多都是可椰子，椰子為棕櫚科的植物，可以分成許多種；有長不到一公尺就開花結果的，有長至四五十公尺才開花的。椰子有像黃豆一般大小，更有重十五公斤的。椰子有像棕櫚似的，更有像鳥的羽毛一般的。這些種類中，以可椰子，沙谷米椰子，和油椰子三種最為有用。

椰子的實，幹、葉、花都很有用，正好使勞動物體的牛一般，全會沒有一處無用。

從成熟的果實中的種子裏，大概有兩個飯碗合起來那麼大小，可以取出果肉來，切成兩半，乾燥後可得重三百克的乾果肉，一棵樹可產二、三百個椰子，所以產椰區為可觀。未成熟的嫩實裏，包着一股白色嫩漿——土人叫做「椰漿」，可以生喝；可以作醬；可以做加半飯的作料。椰幹乾燥後，可以做屋柱；可以挖成桶，可以製成棒，做手杖或洋傘的把手。嫩葉可編草帽，編籃衣。老的葉子可以編席或筐，更可以草蓆。葉的柄，可以做種種的東西的把手。完全果肉的果殼，可以按上葉柄做的把手，就是一只很好的勺子。果殼更可以鑲上金銀的花紋，就成爲一個很美的

眼見威爾斯太子號的生命結束，但也不得不在新佔領的領土上着陸了。

來帕爾斯沉沒之後，威爾斯太子號仍然頑強地浮在水面上，艦上的官員和士兵的戰鬥精神，在世界任何海軍中也是值得稱譽。

我們其他的飛機隊編入重轟炸機，繼續向威爾斯太子號圍攻，給這「不沉的」戰艦以最後的打擊，而威爾斯太子號也繼續猛烈回擊。

有一隻護衛的驅逐艦忽然來到旗艦的附近，展開濃黑的煙幕，竭力想掩護威爾斯太子號，以免被炸。

椰子的外皮，有纖維的筋，這又可以製成繩子，編席子，搓繩，椰子心裏有營養的胚乳，味道像葡萄，可供食用。

椰子種下，七八年後即可開花。花極小。花房被包着，花還沒有開的時候，切開花莖，立刻有甜美的漿汁流出來，可以喝。煮熟後可以做成椰子糖。又可以製成椰子酒。

椰肉可以榨油，世界的產量為一百七十萬噸，其中百分之八十產自南洋一帶。菲律賓產量最多，約為六十一萬噸；東印度羣島為五十三萬噸；馬來十四萬噸，其他如泰義、安南產量皆有可觀。

椰子的實，係以長竿上轉小刀，從莖的地方割下來。居民把外面割開，取出果肉，烘乾後，每六十公斤裝成一包，運往外國，再加工榨取食用油，人造黃油等。並可以做臘腸，肥皂、洋漆、假象牙、製火柴的甘油，化餅用的橄欖油等。剩下的糟粕可以做成家畜的食料。

椰子原來只生在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居民發見它有極大的用途後，就移植到各處來。因此現在凡是適合椰子生長的地帶，幾乎無處不有椰子。所以椰子是土人的生命，是土人的財產，只要有椰子，生活就不生問題了。

椰子殼是寄生在椰子樹上的，樣子極像蟹，爬起樹來很靈巧。海邊附近居民的小孩常常攀到樹頂去採摘椰子，那種勇敢熱練的樣子，並不在椰子殼以下，我們看了只有驚嘆吧了。

我們的飛機不顧煙幕，仍然投下如雨一般的炸彈。一顆炸彈擊中在艦桅附近的甲板上，另一顆擊中後甲板，使艦中發生了一個極大的爆炸。還有幾顆魚雷擊中了彈藥庫。威爾斯太子號雖然發生傾斜，卻還對付着浮在水面。

在來帕爾斯沉沒之處，有些船員抱往救生船，或是碎木板或是他們可以抓住的任何東西。驅逐艦在竭力地救護他們。

這時威爾斯太子號的後甲板僅水僅剩一米達了。大注的石油流在海面上燃燒得通紅。艦尾都冒出很高的火燄和濃煙。威爾斯太子號已受了致命的創傷了。

她的速度減低到八哩，離開一百米達的後面，有一隻驅逐艦緊隨着。又過一會，威爾斯太子號幾乎完全停止了，驅逐艦即進到她的旁邊。

但驅逐艦剛到半分鐘，還不及渡救，威爾斯太子號即冒出更大的火燄和濃煙，接着發生兩個猛烈的爆炸聲，艦頭遂即蹣跚而全部沉入海底去了。司令非利浦和他的參謀官以及艦上大部份的人員都與這戰艦同歸於盡。英國的東洋艦隊已不在了。

我們的海軍航空戰鬥員感情極受衝動，良久不能吐出一言。抑不住淚水奪眶而出。直到略微鎮定之後，他們從機中喊出三萬歲！

我們的偵察機看見那三隻驅逐艦上空有敵方的三架戰鬥機，後來又飛來三架，再後來兩架，共增至八架。他們聽見了他們的主力艦遭難，顯然是打算來和我們的空軍挑戰的，但我們的空軍已經完成了工作，遂離此飛回根據地去了。敵機也自拆回，顯然看出他們到達得太晚了。

這就是我們的海軍航空部隊在馬來半島東海岸上所完成的驚人工作。我們有三架飛機墜入海中，機上一人受傷。

第二天，日本海軍飛機飛到馬來東海岸外的交戰場去察看，但一切戰艦的痕迹已消盡，在閃耀的日光下面是一片寂靜的大海。

日本飛機在威爾斯太子號沉沒處投下最後的敬意，沉沒之處煙霧騰起，把一個花園投在海面上，對沉沒之處的日軍攻擊的英勇敵人致最後的敬意，但他們是保持着他們海軍最善的傳統——奮戰到底而沉沒的。



### 三 讀征人先生的「怎樣獲得靈感」

徐文中

的確，我承認我是愛讀「吾友」者之一。雖然我爲了經濟的關係不曾按期購閱，但在可能範圍內我決定要向各方借閱的。和往日情形一樣，昨天我又在兆民同學處看到了四月四日的「吾友」。我高興極了，我在午飯後旁繼續讀它。同時征人先生的大作「怎樣獲得靈感」這題目對我是一個較新鮮的刺戟。我以爲這是一篇科學論文！我以爲是一篇有價值的學說！可是當我匆匆地讀過一遍以後，我恍然大悟了。我才知道這是一篇文學創作。是一篇類似大文豪韓愈談論原性佛敎的論文式抒情文，當我初讀這篇文章時，決不會想到此處。我給它的最低估價恐怕只是舊心理學的論文而已。我不會想到在銷路很廣，真有教育青年學子（尤其是北京的中學生）重讀的吾友雜誌上會有學術論題而內容抒情的文章，好了，且不寫我的失望吧，請看看這篇文章的內容。

征人先生以靈感爲題，但在文中沒有給靈感以充分的解釋。只說：靈感是一種潛意識（大概是識字之誤）的激動或活躍，我不知道激動和活躍對潛意識而言有其區別，我只知道潛意識在英文中是 unconsciousness，即下意識，意識之隱蔽者，可是意識又是甚麼呢？這是我之所以要請教征人先生的，意識在最近行爲學上已失去了位置。Watson 和郭任遠先生已經證明了意識學說的不可靠，在實驗室內不能發見意識的存在，其他隸屬於意識的意志感情等只是自 Willard 和 James 以後一羣靈魂家們（舊心理學家）的附會，捏造而已，感情意志等等並不是由他們開端，而是由他們假實驗之名而付之新義，這新義由一般真切的科學家的證明深印在學界裏，他完成了許多科學而日本女學者的議論，人並非有一意識在，我們平日以爲能思想是機械對外界刺激的反應，則行爲學上最重要的「S-I-R」律的應用。意識就是曾被發明意識的人而推到的靈魂

(S-I-R) 的變象，意識在心理學裏曾阻礙了其進展，使心理學不易踏上自然科學的道路上去。意識在行爲學裏被證明是虛無了，那末潛意識在心理學上也同樣失去了功用、地位、也同樣是一個空洞的名詞，那末怎樣還能利用潛意識的寶藏呢？並且潛意識是不能利用的，意識也只是感覺的意識（在英文中），潛意識是不能感覺的意識，不知道征人先生以其甚麼爲根據而竟謂我們可以利用潛意識。

征人先生以潛意識爲根據而說靈感喜情感而惡理智，情感是甚麼呢？理智又是甚麼呢？情感和理智在我們心中真有實體嗎？它們和潛意識一樣不能站立在心理學範圍裏。

又說「故靈感可以說是一種潛意識的激動或活躍」又說「潛意識最活躍的時候，是在人們熟睡夢醒的時候」那末最清醒時是熟睡時嗎？最清醒時恐怕是意識（假定有）最活躍的時候，征人先生在解釋「意識狀態」和「潛意識狀態」也是這種主張，但不知如何在此後面有那樣矛盾的理論，這點就是促成我要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我希望征人先生不責怪我的齒牙背費心給我一個答覆。

征人先生又曾提到夢，說 Freud 以前的心理學家忽視了夢的價值和作用。說夢是「情感或願望的表現或發洩」是一種有意義的衝動。先生很稱讚 Freud 氏的夢的解釋。但佛氏（借用郭任遠先生對 Freud 氏的稱呼）的解釋並不對，只是一種假設，暫時的說明而已。在現在他已不通用了。雖然行爲學界對此也沒有具體的說明，可是佛氏的「心能檢查」是不能成立的。因爲佛氏對他的說明是以監獄和罪犯爲例。沒有指出怎樣的高明理論來，即便佛氏對於夢解釋得對的，當然也不能幫助我們去作文。夢中事物據佛氏說是在意識中不得通過的邪惡念頭而被關閉在監獄般的

下意識內的，他出來時便得改裝，不過無論改裝也罷，原裝也罷，他總是邪惡念頭，若說他能夠我們的文章想定是不安的了。

### 人征。識意潛是麼什

這是我讀完征人先生作品以後的反應，我希望我能夠拋磚引玉，得到征人先生的共同討論。常見有些中外作家愛在他們的作品中真插入「下意識地」(Subconsciously) 這個詞；只要隨便打開一本中國雜誌或外國刊物，隨處都見到：「下意識」這個詞，顯然的已成爲非常流行而「摩登」的名詞。「下意識」一詞既這樣普遍的被應用，則其本身的重要可想而知；但「下意識」到底是什麼？恐怕就連應用這詞的作家們，也未必能够澈底瞭解。那麼現在把它說明一下，當也不算是多此一舉吧！

「下意識」(subconscious) 這詞是心理學家約翰氏 (Janet) 創行的，但易被誤釋爲「低下的意識」或「比意識低下的」解說，而實際在心理作用裏並沒有低下的東西；爲校正這名詞的缺點，心理學家柏林斯博士 (Dr. Morton Prince) 提議用「同意識」(Co-conscious) 這個詞，但這個詞不過表示和「意識」有同等的重要和地位，對於其含義，還是茫然；比較不易受批評的詞是「潛意識」(Unconscious)，這名詞已漸爲心理學界所習用，尤其是因爲受大心理學家弗勞特 (Freud) 的影響。

現在需要說「潛意識」的意義了。什麼是「潛意識」呢？就是一種能脫離主要人格而獨立存在，並能和主要人格同時呈現的觀念；如記憶，衝動，動機等，就叫做「潛意識」。

「潛意識」是一種潛伏在人們體內的偉大能力，是智慧的來源、文化、學術、天才、機智都由它發動，力大無窮的瘋人的「大力」由它而生，所謂「情念智生」的「念智」也是它的工作，至於科學家的發明，著作家的傑作無一不是「潛意識」的結





品。如此說來，這潛存的潛力既為人所具有，為什麼普通人卻沒有瘋人的大力和天才的智能呢？前者因為普通人為常識和理智所拘束，使潛力不得充分發洩；後者因為被先天的條件和後天的環境所限制，使「潛意識」得不到完全的發展，正如大多數的賤鮮不能發育成蜂王；大多數的人也不能成為「天才」是一樣的。先天的遺傳無法補救，而後天的修養大可努力，而且每個人多少都有他特殊的才幹，假使自知天資之所在，再有適當的教育，前途便未可限量，所可惜的是我們多半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特長，更沒有適當的教育，使他們的潛力得以發展。「潛意識」的研究，就在提供一種發展才能和防止疾病的方法。

關於潛意識的規律和性能，奧地利心理學家弗勞特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發現，就是他根據對精神病和夢的研究，把普通所說的潛意識又分為兩部份：一種是基本的心理機械作用，保有知覺之永久痕跡（按即各種記憶），仍稱為「潛意識」；一種是第二心理機械作用，包括各種記憶間的聯想形式（如同聯想，類似聯想等）和較高等的思想關係，名之曰「前意識」(preconscious)。

在潛意識和前意識之間有種壓抑作用，弗勞特給它起了個人的名稱「內心檢察者」。它是人們

精神上的警察，竭力鎮壓痛苦的思想和不恰當的記憶，不使其出現，縱在人們睡夢中它也不停止工作，故由潛意識中出發的「夢」不得不用「偽裝」的形式逃避「內心檢察者」的截留（「夢」的透露混雜難以索解，也就由此而起。

在「前意識」之前還有一個不帶有記憶的「知覺系統」，就是所謂「意識」。在弗勞特看來，「意識」不過是一種感覺器官（如視覺，聽覺等的意識），使潛意識的能力而已。（以下的心理作用想像圖，其空間性在此地是形而上的應用。）

「前意識」和「運動系統」(motor system)有緊密的關係，能直接到達「意識」中，其激動只要達到某種強度，就立刻變為運動，這樣就引起人們注意這激動，就變為「意識的」，人們就感覺「知道了」。

「潛意識」中的激動在正常的精神狀態，必須經過「前意識」纔能到達「意識」而支配運動系統，這樣「潛意識」就經受某種變化；若在精神變態中，則其道路和前者相反，是由「前意識」中被壓抑的願望和「潛意識」中類似的欲望聯合，由倒退的徑路經過「潛意識」到知覺系統中去，就發生「幻覺的夢」和欣斯的里亞的症候：如麻痺，知覺脫失，慢性失音（呢）頭面痙攣，抽搐，恐怖等，這就是所謂「退行作用」。

基本心理作用「潛意識」和「第二心理作用」（前意識）的根本異點，就是第二作用能受抑制或操縱，基本作用則否，故凡兩者間的異點皆由此而生。基本作用是原始的，童性的，他的活動僅限於各種「衝動」的活動，它滿足衝動的方式只是一種和「幻覺」。因為用這種「幻覺」的方法，不能得到永遠的滿足，就須發展「第一作用」（前意識），就產生了理智作用。

弗勞特的心理學，主要在說明精神上的「占有能力」(occultation energy)的原理。這「占有能力」在「潛意識」中能有一種完全的「變位」，就是「潛意識」的心理能力可以從一部分流轉到別部分，而變更其心理能力的強度，使足以侵入知覺系統中，「夢」和歇斯的里亞的症候就由這種基本作用形成。

在「第一作用」（前意識）勢力下的占有能力的分配，則和上述大異其趣。弗勞特說：「第二系

統（前意識）的多方面的活動——權宜的輸送能力，又引回能力——必須於一方面完全統制一切記憶材料，但是於他一方面，倘把大量的能力輸送於個別的心理道路，則對於「前意識」是不切實用的消費；一使然使能力流轉，同時使改變事物的形式所需要的能量減少。為便利計，所以我假定第二系統能支配占有能力的大部分，使這大部分的占有能力常在靜止不動的狀態，並備用一小部分以作「變位」之用。這就是弗勞特的神經衝動之最小消費原理之「調整作用」。

還有「苦痛原理」是「前意識」和「前意識」所共遵守的。所謂「苦痛原理」就是人們難避痛苦而記憶和思想的心理作用；「潛意識」是消極的避免苦痛；而「前意識」是積極的操縱和統制苦痛的記憶，用之就成「壓抑作用」。

弗勞特又說：「第一精神系統（前意識）的活動，傾向於衝動之量的自由流出；而第二系統能由他所發的能力，抑制這種自由流出，就改變它們（衝動量）的形式，成為靜止的能力，於是提高他們的水平線。」

就生理學而言，「壓抑作用」相當於大腦皮質的「希乃格」(保神經原之軸索突起與他一神經原之模樹狀物間之接觸點)之抵抗，這種抵抗把前意識系統從潛意識系統分開。

故潛意識為精神能力之泉源；珍重你的精力，且善用之，它將給你多大的成就。

編者按：這裏兩篇關於心理問題的文章，顯然是根據兩種不同的學說寫成的，前一篇是重視行為學派的理論，否認意識的存在，後一篇則根據心理學派的心理學說，說明潛意識。近來心理學界對於「自然科學的範圍」，以實驗來證明理論，不過行為主義派的理論也是正在試驗期中，似乎還沒有得到確定的結果，所以不能因為行為主義的成立，就可以完全推翻其他各派的主張。至於靈感的問題，朱光潛先生在他的「文藝心理學」中曾有充分的討論，事實上古今的文人學者也確有觸動靈感的創作例子，李白斗酒詩百篇，哥德聽見他朋友的自殺而寫成少年維特之煩惱，諸如此類的事實，在行為學派的理論中還沒有給以適當的解釋。所以我們覺得至少在這階段上，心理學的各派學說似乎是仍然可以並存的。

### 寫給抽烟捲的朋友 我的「烟史」

木頭

提起我的「烟史」，說來話長。

還是在高中時代，小飯舖的掌櫃的為迎合學生心理，零賣烟捲，每天吃完了中飯，距離上課時間尚遠，於是沏壺好茶，再花兩大枚買一根「前門」，聚二三友好，談談說說，不是為抽烟，而是為解悶兒，雖然據說煙裏有「尼古丁」，可是一根又有什麼關係，何況我們還有「早茶晚酒飯後煙」的人生訣竅，殊不料從那時起，便算是與烟捲結下了不解之緣。

及至上了大學，首先發現大學與中學的異點，便是中學生在學校絕對不許抽煙，而大學則可以隨便抽了，這樣一來，煙捲抽的便一天勤似一天。

起初，每天一兩根「前門」，然而此後便不覺每況愈上，由一兩根而兩三根，兩三根而三四根，量既多了，質的方面不得不隨之降低，於是「前門」而「粉包」，而「小刀」終而降至華道，從

那時起自己給自己上了個限制，每天十根，不准多抽，有人外散不算，就這樣，一直抽到現在，五六年的光景，抽煙的技術，除了拿起隨便一支烟來便知道是甚麼牌子及雙鼻孔出烟之外，更練成了由嘴裏噴煙圈的一副本領，噴出之圈，小大由之，這些個本領雖然不能治國下不能齊家的說來慚愧，不過究竟也算是幾年的「烟史」中的一点收穫。

這其間，我也曾狠着心腸，戒了幾次，不過每次都是戒了不到半日，煙癮便不出而復返，有時正在發誓不抽的時候，忽然朋友送過來一根

「老朱，抽這個，「伯烈」的！」

不抽，真癮，還是抽罷！於是自己又給自己開了戒，後來所幸乾脆不再生戒煙之想了，我和煙捲，好像前世欠下了的債，今生慢慢地還，還到幾時是了，則連我都不知道。

### 三也談放屁

放屁不算壞事，有屁不放則是自戕！

高不成

某報副刊婦女版載有何××小姐大作，題為「女人不準放屁嗎？」茲錄其首尾兩段如下：

有句俗話說：「新媳婦放屁，零碎的！」這是形容女人不敢當大家痛快的放屁的意思。又如我們很容易的可以見到男人當衆大放其屁，而女人却

不敢這樣大胆，只好勉強不放。到底女人不該放屁麼？這真有點不公平。在這裏，我告訴大家有屁不放的害處……

所以告訴姊妹們：放屁不算壞事，但有屁不放則是自戕，有了屁要設法可能的放出來才好，你不是挺注意你的青春

春的人麼？按有屁不放的確是有碍衛生之道，何小姐所言極是。惟我更建議與何小姐同感者宜共同起來發起一個「女人放屁運動」，衆志成城，收效當更宏大也。另外尚有一點聲明者，則何小姐所云：「……我們很容易的可以見到男人當衆大放

近來煙捲仍就一天貴似一天，其原因自然不外奸商囤積居奇，高抬價額，雖然有官定的價額，也不過形同具文而已，昨天，與幾個抽煙的朋友碰在一起，提到如今的烟捲這麼貴，不由都有點感嘆之，後來談到戒煙的問題，便沒有人輪得言語了。

閑暇無事的時候，在斗室一坐，點上一根烟捲，我常常到我自己，上不愧於天，下無愧於人，所可惜的，只是有這口烟癮，想到這裏，再看看夾在手指當中的烟捲，真惹一下子把牠拋出老遠，不過人究竟是感情動物，多年形體不分的，朋友，怎肯便輕易地結束了我們的友誼？末了，仍然跟香煙的尾巴接起甜膩的吻來，這吻雖然不像愛人的吻那樣陶醉，却有一種說不出的妙處，烟，我怎麼捨得戒呢？

前幾天，是鴉片戰爭的一百〇二週年紀念日，同時本市近來正在實施拒毒運動，不少人都相繼在報端發表拒毒宣言，與街面上林立的土藥店正好成了對比，你說你的，他幹他的，在這個拒毒運動期間，吾輩稿匠似乎也應該寫出點文字來，以資點綴，所慚愧的是對於「鴉片」的史事及禁拒之法，一些也說不出，同時日前新新大同劇團公演拒毒新劇林則徐時，本來想去觀光，又被四元五的票價給攔了回來，回來之後，不由從鴉片想到了烟捲，由烟捲而戒不了，想到了人生的矛盾，於是乃爲此文，以獻諸抽烟捲的朋友！在寫完這篇文字之後。剛買來的一盒「好來場」，又下去五分之一了。

### 請購 吾友合訂本 第五號

內容豐富！  
文字雋永！

其屁……一語，實在有點冤枉人。遇事滿不在乎的男人，是有，不過數量太少耳。一般男人也是和女人一樣不敢「當衆大放其屁」的。「當衆大放其屁」不是胆量的問題，而是禮貌的問題。如今我們既知「放屁不算是壞事，但有屁不放則是自戕」，那麼，希望女人「放屁運動」早日見諸推行，更希望男人亦起而效法之。好在禮貌的標準和方式是會隨着社會的背景而轉移的，這個「放屁運動」如果成功，誰敢保將來我們的社會上不拿放屁也算作敬禮的一種呢？

速竟放屁問題，再剪抄一段放屁的故事：

温居開玩笑  
下出虛恭藥

女主人放屁不已  
羞臊、吞金戒、岳父控告  
(本報特訊)東單牌樓土地廟住戶姜××，年二十七歲，武清縣人，在外國飯店服務，前數日由家鄉接眷屬，經其岳父周××(年四十九歲武清縣人)將乃妻姜周氏(年二十四歲)送來北京，姜之同事友人以其家眷來北京居住，衆人爲之温居致賀，姜預備酒飯招待來賓，而姜素好談諧，有張××平日與姜玩笑，暗將出虛恭之藥與姜周氏放於飲食內，姜妻移時下氣如雷，連放不絕聲，容衆鼓掌大笑，周氏羞臊無以自容，至昨夜一時心窄，竟吞服金戒指一個欲爲聞畫(原文)周氏送往××醫院治，後周氏之娘家父周××查悉此事，遂具狀在地方法院將張××控告

這個故事的發生，原本不是諷刺。中國的舊式女子向來是謙謹慎慎，唯恐失禮於人前的；而今却「當着衆人大放其屁」，如此丟面子的事，怎好使她再活下去？即或她毫不在乎，爲着保存她丈夫的臉面，後即遇救，得度再生，未致於跑到於死城中去領居住證，真得令人大念「善哉」不已也。說來這件故事的發生，也不只是因爲她太好面子，最大的原因還是她不大常看報。如果她明白了「放屁不算是壞事，但有屁不放則是自戕」的道理，或者參加了「女人放屁運動」，她一定不會因此而輕生的；反之，她必還要在屁聲不斷中，起立闡述放屁之理論給在座的諸位聽，最後並特別對賜藥的張君表示謝意，於是大家鼓掌介云。

(11)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天津英租界十九號路十六號

北京東單三條一號

青島天津路十八號

濟南經四路德安里十一號



BIOZYGEN

老牌 製 醇 母 劑

寶 青 春

開胃強身 家常補品

補粉補片 效空價廉 連吃一月 其味最醇

發行七載 芬芳鮮美 精神爽快 調養佐餐 滋補非凡

開胃助化 潤腸通便 連吃三日 胃口大開 永無疾患 藥房均賣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補救視疾缺陷 增進目光銳利

大明製鏡公司

### 漫談志願

隨着環境而改變的志願，  
是那樣的！  
機投是沒有好的！

在學校，常常會遇到「我的志願」，「述志這一類作文題目，什麼「立志實乎恒」！這是一時上選的文句，堅實的思想，現在我聽過許多的人說過他們的志願，可是結果在很短的時候更改了原來的主張，我分讀過幾冊傳記，有幾個偉人是為生活與環境改變了志願，直到他生活解決了才達到他的志願，這毛病在什麼地方？來談知友閒談也會說到各人的志願，不過十個人中有六七個（或者更多）都是以職業，服務與興趣為目的，根本談不到志願，只是一種慾望，企圖，要在他換了一個環境，那他的「志願」也要更改了。其實，「志願」並不是像我們理想那樣的困難，只須在實際的環境中覓得了生活的途徑，解除了飯碗問題，以你的思想，抱負，立定什麼志願都行，都比較多。

譬如你現在是一個中學生，你的志願是希望有豐富的學識，健壯的體格，做一個富有朝氣的現代軍人，可是不幸在你大志未遂家道中落了，以致失學，就業初志盡逝，不久你的職業有些進步，把你做軍人的心願改為做一個忠實的商人，這時你覺得為商比軍人要實利，平安，你的事業更發達了，你又在想怎樣才能獲得同行中的首席，做經濟界的權威，於是做了些投機事業，萬幸，股票上賺了錢，發財而無「勢」這是缺點，你又該想作官，把那些逆人命的款項錢大事講容，聯絡，以作進身之階，不料所謀未成，投機事業一落千丈，寶號營

業一蹶不振，你以前的所想（所謂志願），到如今成了泡影，留下了孤子一身。你的太太現在也許改變，還有那些平日依你為靠山的人們，都掉轉頭，隨風使舵了。那時你會嘆世態之炎涼，立「志」從新做人，以不損人而利己的主義謀發展。看！「志願」改變了幾次！

我認爲世上沒有真的志願，上面所說「志願」只是「理想」，他換了一種理想，就是換了一個環境，滿足了理想又產了另一理想。這樣層出不窮，循環不已，每立一個理想，有一個理想的目的，達到了這目的，又有新的目的，這就造成世界的進步。在這個世界煥煥裏燦燦了許多人，成就了許多人，可是我們試問那些成功的人「你現在滿足了嗎？」所謂的志願在很遠遠的地方，在世間的另一極端。吶，吶，接近他們的總是很少，其致於沒有。

志願不是沒有的事兒，那就得看自己環境。你現在生活問題解決了嗎？立志好事，牠能鼓勵你前進，可是你要知道，淺近，輕虛，不實在的志願，隨着光陰走的「志願」，還不如付之闕如！

### 談買書與讀書

朽木。

能够把買來的書讀得一乾二淨的人怕是很少吧，記得一個朋友，他是喜歡讀書的，而且同時也喜歡買書，只要口袋中一有了幾個錢，便跑到市場去。書讀成了他的公敵，就那樣興高采烈地慢慢踱着回家去，而且是一邊走，一邊翻讀，真像是一個忙人。

如果到家中參觀一下，那也真能「虎」煞人。書架上的書擠得緊緊的，書架上堆滿了書。有時我隨便拿起一本書來問他道：「這書如何？」

「啊，啊！不錯呀！」他回答道。「那麼內容是講的些什麼呢？」那讀不大清楚，因為我只看了開頭的數頁。於是我又拿起另一本書問他道：「這本如何？」剛買來十多天，還沒讀呢！」等我再問別的一本書時，他又回答：「剛讀完頭數頁。」問原因，才知道是買來的書太多了，當讀着甲書時，這期間乙書也買來了，好奇的心人皆有之，於是開始讀乙書於不顧而又讀起乙書來了。於此，當丙書又買來時，應猜怎樣了呢？

那朋友所有的書的頭數頁上都有紅藍鉛筆的線條。因為他知道讀書的方法，而且也非常認真。並且時常作批記；冊子的或卡片的無不俱全。那時我們他的讀書的精神非常佩服，而只對那「讀頭數頁」表示不滿。當時自己曾很堅強地決定：「絕對不那樣地只讀頭數頁！」從那時，我倒真的實行起自己的踐言來了。成績也倒不壞，並且自己覺得高出他人一籌者，即能有時把一冊反覆讀上兩次。

但是近來我就不成了，幾乎完全蹈了我那朋友的覆轍，甚至還不如他，因為我的多數的書的頭數頁也是非常乾淨，連一條鉛筆線都沒有，可以這樣說：一些書從買來後連翻一翻都未曾有過！

其實我也不是只買而不讀。因為有時寧到圖書館去借一本書自己愛讀的書，其實時常是沒有讀完，又看起一本新買的書來了。有時在深夜的靜謐中，竟望着堆在書架上的自己的書頹頹起來：還有這麼多的書沒有讀，幾時才能讀完呢？這種自問着時，便決定暫不買書了。爲了讀完舊有的再買。

可是真也是「秉性難移」。每等口袋中有幾個錢時，便一定跑到書攤那裏去，而且每次也至少買來一兩本自己未曾讀過的書。等那書的序言和後記我讀過了時，牠便安穩地，幾乎是永久地臥在書架上了。因為我又讀別的沒有讀完的書。

「幾時才能讀完了呢？」我真有些煩惱了。

# 告 訴 兄 弟 與 姊 妹 們

## 人格的修養

——兼論五種人——

·梁洛·

世間若根本沒有邪惡之事來折騰我們，來試驗我們的本性，人類的人格便顯不出高低來。雖然所謂人格的尊卑有修養程度的優劣，但有一半仍是要看修養的程度如何。在善惡的十字街頭上徘徊着的人們，稍一操持不堅，便很容易走向墮落的道路上去。這種選擇的功夫多半是修養得來的。那末修養二字應當作何解釋呢？孔子曰：「過則勿憚改。」這就是提示給大家不可輕視修養的重要的意思。雖然古語有云：「君子不試過。」但曾經試過的人仍不可消極，怕自己做不成君子。去其過者而改之，擇其善者而從之，這改過和擇善兩事就是修養二字的真義了。

總之我們應當陶養我們的意志品格，訓練我們良好的行為，由博而約，止於至善而後已。所以人格雖然是永在不滅的，但並不是呆板不變的。我們讀書的人多小學程度的想升入中學，中學程度的想升入大學，學問本來是無止境的，只看求學人的意志如何，看他到底想成那種程度的學者罷了。同樣，人的品格也有不同的等級，所以我們人格的造詣也只看我們希聖希賢的志願和熱誠如何罷了。在我將入學C校之先，家長曾對我訓示以人有五等並問將為那等樣人，至今猶深在記憶之中，現在想把牠寫出來，願與讀者諸君共勉之。

第一等人 這種人具有悲天憫人之感，犧牲自己而時時以拯救世人於苦難罪惡之中為懷。如孔子、耶穌、釋迦等，其人虛心謙恭，道德言行均足為後世師表，垂千古不朽。

第二等人 此種人忠勇節烈，具有百折不撓之精神，堅苦卓絕，為人類謀福利，其清風勁節，實令人欽佩。偉大科學家，政治家，宗教家等均屬於此等人。

第三等人 這種人多才，有善行，足為常人之規範。所以古者謂之「仕宦惟賢才」，漢唐科舉設賢良方正一科，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上，特以不次之位，即指此等人而言。所以當言：「士希賢，賢希聖。」

第四等人 說得不好聽些，一般自稱風雅之士所謂凡夫俗子，大概即指此等人而言。此等人在世間完全在被動的位地，不與有功，但求無過，庸庸碌碌，枉來人世一場，雖然不免「酒囊飯袋」之譏，但究竟還是社會的主要份子。較一般可說邪惡之人，為社會之寄生蟲腐敗者則又高上一

等了。

第五等人 此種人窮兇惡極，寡廉鮮耻，陰險殘奸，無倫理道德。為社會之毒蟲，人羣之害物。有時亦假裝為善，然終不免現露原形。尤其在繁華的都市裏，此種人存在較多，近之即受其陷害。不但我們應當勉為常人以上之人，不可陷入此流，而且應當有辯好識偏之眼力，以自避而遠之。

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試看小人與常人之間所距者至近，那得不惴惴自勵，勉為高尚品格之人呢？



### 新進月刊

革新內容之新進月刊第二卷第二期（六月號）現已出版，本期作者陣容愈見強化，論著執筆者計有：李牧伯，李正青，冷家驥，李羽沉等；文藝執筆者計有：黃南，曹厚，白金，幻鷗，盧今，林藍，盧茨等；此外更有軟小的之章回小說「世界微塵裏」，無異錦上添花，售價仍為五角，各大書局及書攤均有存售云。

### 「廁所教室」

刺兒頭

「我們的教室不如一個潔淨的廁所，」這是同學們老掛在嘴上的話。

本來一個中學校的教室，不在什麼大樓上，也得在平地建築一個陽光充足空氣乾燥的合乎做教室的房子。

但是我們的教室是擠在學校的東南角兒，惡氣吞聲的。這還不是使我們討厭的原因，就看見高梁桿做的牆壁，外面塗黃褐色的爛泥，爛泥乾了，裂成無數小口，彷彿古玩店裏的「老泥」更有被我們手動的同學掀掉了，一塊一塊的露出裏面的骨架——高梁桿，由教室的外面可以用鉛筆扎到裏面。

屋頂上裸露着房尾的木架，飄動着高梁桿上乾枯的葉子與小蜘蛛網。要是遇着風的時候，那些結莢就沙沙呻吟了，像秋季的高梁地裏。

記得有一天下午，黃沙遮住了天空，教室裏更加陰暗了，黑板上的字，本來就看不太清楚，這一來更不清楚了，於是有人要求：

「先生請寫大一點吧！看不見！」

「對了！大一點吧！我們這教室四十人，倒

有二十對近視！」一個正低頭抄筆記的也答了這兒。

「不要講話，一會兒就下課」教室暫時沉默了室內流動着沉悶的氣息與單調的粉筆和黑板磨擦的聲音。

室內更加黑暗了，同學們都皺着眉呆呆的給黑板相面。隱着眼看不見字。遠處傳來呼呼的風聲，由遠及近終於光臨到我們的教室了。

窗紙吹破了，風呼呼地吹進來，挾着大量的黃沙，簡使我們睜不開眼。

「哎呀！房子要倒了！」一個人突然的喊。

「倒了也壓不死，含着滑稽的意味。」

「先生！下課吧！」

「沒法講了！」

大家都揉着眼亂喊，更有吹拂桌子上的堆積的黃沙，先生也合着眼掏手巾。

正當這時候，由狂吼的風中達來工友的吶喊：

「拿石頭來，快拿石頭來，老張……其餘的聲被風吞食了。」

我們那裏有心上課，一窩蜂似擠出教室，

## 學府風光

魯兵

頭看了這小招牌從心的深處笑了！

兩腿腿也加了速度，很快的回到家中，將我那僅有的襪

絨袍用布包好，心中不由已哆嗦直跳，也真奇怪，走在街上

誰都向我看兩眼，有心無事，但叫他拉到巷兒呢？還是走吧

！心中才作祈禱上帝，千萬別遇見熟人，但只得往對面來就

下，而不知甚麼？我趕快把頭低

招乎了！

「嘿！老魯那兒去！」

「回家！」我真不敢拾我的

外面的風更大，小砂礫敲打我們臉。屋頂上的草被風吹起，在空中旋轉，工友們慌慌張張的用手塊磚頭壓着一起一落的將要飛起的稻草。

這場風雖然沒有吹太多的稻草去，但是到了暴風雨的夏季，恐怕我們的教室將要變成一具屍，有名無實了。

### 算一算

彭夫

上了幾天學？

有人問我說：「你上了幾年學啦？」

我想了想——打七歲那年起上的學，現在十八，正好十一年，十一年！問我的個人好像有點不信似的，搖了搖頭，連我自個也有點不信；十一年！十一年是多麼長的日子！可是有事實在嗎？

兒，你不能不信，問我的那個人又說：

「十一年你學會了些甚麼？」

學會了些甚麼？我想了老半天，也沒有想出來，我臉紅了！脖子也發漲了！可是還想不出些甚麼！

那個人朝我笑了笑：「一種辯證的笑，蔑視的笑，頭也不回的走啦！」

我恨他，我恨他侮辱我，我恨不得追過去打他兩拳，可是我的兩條腿攔了我的神經的指揮！

怎麼也不動，就那麼看着那個人走了。

當天晚飯也吃不下，睡覺也睡不着，我就算——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除去暑假五十六天（限中學）年假（新年）三天，寒假十四天，春假七天，還剩下二百六十五天，再減去五十二個星期日，還有二百三十三天，按教育部學校休假日規程在三月十二日國父逝世紀念日，放假一日，三

### 一當一當一記

魯兵

這幾元錢，誰恐怕也不能信！人情！這就是人情！

忽然見前面一個招牌上寫着××當，心中隨着寫之一動

啊！這不是一個很好提錢地方嗎？上月剛做的那件新襪絨

袍子，連手工花了十五元或廿元，至少我可以當換十五元或廿元

除去送禮外總還能剩下幾元

解解這兩天的窮！想到這裏心中真而說不來的高興，回

着雙手去賀喜呀！假如我沒有



洲。

我夢見我上了大學，一個國內有名的大學，我嘴裏說的已經是我一句也不聽懂的外國話，我穿着大學生的黑制服，我看見許多初中的女學生向我飛眼，我很快樂了！我大聲的喊：

「我贏了！」

一片紅一片黑一塊綠……

我又作了另一個夢！我是大學教授了！我坐在丈把高的講台的太師椅上，講人生哲學，我隨便的造謠，下邊的人——不知道是幹什麼的把我的記在厚厚的本子上，我又說……

花花綠綠紫紫紅紅的。

我接了一張委任狀，教育部長！哈哈！我立刻被一羣穿西服穿大褂裏亂七八糟的人們擁上了汽車，我被許多賊眉鼠眼的人們圍住，要我發表意見，我不由自主的瞎說八道，我看見他們裝着熱誠望着我！我眼睛裏淚不住流出來，但我不願意流，我痛罵着中國教育失敗，他們也跟着很激烈的喊！但我看見他們心中在笑！我心裏也在會意的笑……我得意極了我要瘋！我又由許多人簇擁着上了汽車。

一片金星在不住的閃着光……

我夢見我得了很重的病！我在一間大的病房中注射了麻醉劑，在等着大夫來行手術，我躺在床上呻吟！我看着幾個兇惡目手拿着明晃晃的鋼刀的穿白衣的土匪猙獰的笑着向我走來我祈禱着老天厚救：

「大夫！快來這些強盜殺我！」

「喊什麼！我們就是大夫。」

「不！你們不是！大夫都是慈眉善目的安琪兒！不像你們這樣兇！」

「你看！」他們只一轉身便露出笑容，慈愛的像母親一樣！他們溫和的撫着我的頭！」

我疑惑的望着他們！

「孩子！善與惡的界限，只是一轉瞬的變化？」

「什麼！」

「善就是惡！」

我沈吟着！突然的鋼刀戳入我的心中，我喊不出來，血點濺到我的眼睛裏！我模糊的望見他們是慈祥的在吹着我的血！

我醒了，我看見什麼！我望着燈光！單單向着我笑，我猙獰的傻笑了一會！在桌上抓過一張紙來寫着大學生大學教授……

我又昏暈的睡着了！

微紅而發窄的面孔。  
「啊！你家搬來了？」  
「不，不，到朋友家去！」  
「怎麼還拿着大包裏呀？」  
「送他家存着去！」  
「好，再見，到那天可別不去啦！」  
「一定去賀喜！再見！」  
「再見！」

看他意思似乎未識破我的秘密，心中舒服許多。遠遠的見到招牌，心中跳動的也愈加厲害，臉也紅了兩肢腿也走不動了，心中又怕到又惦着快到，這矛盾的理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這時街上的每一個人好像都在看我，又好象全在那裡罵我「沒出息」！於是我就腳剛邁上那××當的台階，而左腳又邁下那××當

的台階；兩隻眼睛瞪着那塊招牌過去了。走了幾步那A君的臭粘又現在我的眼前，還是回去吧？太沒有勇氣了！又不是偷人家的東西怕什麼！「家有萬貫還有一時不便」呢，何況我這窮光且！去！去！硬着頭皮邁了××當，將包裹向高高的櫃台一擲，羞的我再也抬不起頭來。老板們看了半天抬着長聲問：「當多少？」「隨便！」這個字聲音小的連我自己幾乎都聽不見，「什麼？兩塊吧！」聽到這數目氣使我大吃一驚，連想到A君那兒，自己的口袋裏不得不使我鼓着勇氣問一句「再多些還行嗎？」「至多三元，本想再請多些，而見到那老板闊羅般的面孔，我竟再

多說一句的勇氣，又怕這三塊大洋的機會錯過，趕緊說：「當！當！」當鋪老板交給我一張當票，又給我兩塊八角錢！「不是三元嗎？誰能兩角錢，在這個場合下我僅不計較。你包衣服的布太薄，又給你墊上一張紙，扣二角。」我沒有反抗，念念的出了這闊羅殿似的當舖，想想A君真帖，想想五十多元做的襯絨袍，偷偷的掉下兩滴淚，又偷偷的用手帕擦去。晚上在日記上第一句寫：「從今後再也不進當舖。」發完牢騷後又寫：「還得進一次，我不能使五十多元代價的新袍子，因兩塊八角就葬送了。」

# 友力我

## 迷信

迷信はわが國はもとより、歐米各國にわたつて行はれてゐて、文明國といはず未開國といはず全世界に存在してゐる。そしてこの迷信がいつのころから始まつたかは不明であるがすでに昔から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は確しである。迷信が今日に至るまで行はれてゐて、しかも文化の進むに從つて迷信者がかへつて増加して行くのは不思議である。

迷信は一般的に害のあ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つて、これがために徒らに心配したり、あるは家産を失つたりする者はしばしばある。最も甚だしい場合は迷信のために身體を害ねて醫術によつて當然なほるべき病氣も迷信のためにほらず、しかもこれかために死亡する例も尠くないのである。

迷信のためこれまで健康であつた人が病氣を起した例も澤山ある。また迷信のためその病氣をなほさんどして、かへつてその病氣をますます悪くしたといふ實例もきはめて多いのである。たとへば日柄が悪いから入院の日を延ばすとかあの醫師は名醫だから診察して貰ひたいがその方がくが悪いから他の醫者にかかるとか、また希望の病院も方がくが悪いために入院せぬなどのことがあつて、遂に時期を失うて手遅れとなつて死亡することがたびたびある。現下外科醫として第一人者といはれるある某博士はいつも「戦後、後の五分間、腹痛(はらいた)は、初の六時間」といはれて、盲腸炎でも何でも腹部の病氣は六時間以内手術すれば必ずなほるといふ意味であつて、實に味はふべき言葉である。

迷信がいろいろの病氣に對して害のあることは事實であるが、なかでも注意すべきは國民健康の基因ともなるべき結婚出産に對する迷信である。

### 釋註

モトヨリ(固然、自然) シカモ(而且) 日柄(日子、日子の好壞) 方角(方向)

## 迷信

崔琳譯註

迷信在我國は固然的、即互乎歐美各國、亦均盛行、不論是文明國、或未開化國、全世界均有其存在。並且、此種迷信、自始何時、雖屬不明、然從早年、即已流行、乃係確實者。迷信之流行至於今日、而且隨着文化之進步、迷信者反愈增加、實屬奇異。

迷信、一般言之、是有害的事、這是極明確的、爲了迷信、或徒事憂慮、或喪失其家產者、屢見不鮮。最甚的情形是、爲了迷信、將有害於身體、且由醫術自然能治愈的病症、因爲迷信、而不去治、而且因此致於死亡之實例、亦不在少數。

因爲迷信、在從前十分健康的人、致生疾病者、也有許多。還有因爲迷信、不治其病、轉使其病日益惡化的實例亦極多。例如有因爲日子不好、而將入院的日子牽延。果醫師是名醫、願意求其診治、可是因爲他的方向不好、所以又另就他醫、或者蓋是希望的病院、也因爲方向不好、遂不入院等事、終于治療失時、而致死亡者、比比皆是。現下外科醫生之被稱爲第一人者之某博士、腹是這樣的說着：「戰爭是最後の五分間、腹痛是最初の六點鐘。」意思就是說盲腸炎、或是何種腹部疾病、若都能在六個鐘頭以內施行手術、必能治愈。實在是值得體味的一句話。

迷信對於種種疾病之有害、係屬事實。然而在其中尤須注意的、就是關於成爲國民健康之基因的結婚、生產上の迷信。



## My Friend

## TRY EVERYTHING ONCE

WILLIAM MOULTON MARSTON

The happiest people are those who touch life at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oints. People who suffer are those who have only one interest of which fate robs them."

I remember a victim of brain tumor who had the growth removed after 15 years of darkness. I shall never forget the transfigured expression on that man's face when his dark glasses were taken off and he re-discovered the colorful world of vision.

Hundreds of people who come to consult me about getting more happiness out of life are just as blind as the man with the tumor. They concentrate all their attention fiercely upon a single source of happiness. They need a psychological operation to open their mental and emotional eyes so that they can see all around them activities which would furnish new reasons for living.

With too many of us, growing up is a matter of narrowing down interests. Children at first are interested in everything. As their ability to concentrate develops they begin to eliminate those parts of the world which do not serve their immediate purpose. Unless carefully directed they soon form stupid habits of rejection and suffer loss of enjoyments accordingly. They may concentrate upon activities called "play" and reject everything called "work," forming a mental habit which blinds them for years, perhaps for life, to the joys of constructive endeavor.

Maturity usually means the adoption of new rejection habits. To concentrate on money-making and reject love, laughter and social life is the rule 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 among many men. And to concentrate upon routine home duties to the exclusion of love, gaiety and broader mental interests is the rule among many women.

If a person has narrowed his world constantly from childhood, the only way he can retrieve his lost liberty of living is to adopt and follow persistently the precept: try everything once—everything, that is, which adapts itself reasonably to human use. He must form a new, positive habit which will counteract the inertia created by his old one which will pull him out of his easy chair and make him manipulate unknown objects.

(To be Continued)

## 一切事情都要試做一次

陳 爾譯註

最快樂的人是那些在生活各方面接觸最多的人。那些祇有一種興趣的人，而又被命運剝奪了他們唯一的興趣，是苦惱者。

我記得有一個長腦瘤的患者，過了十五年的黑暗生活之後，他請醫生把那腦瘤割去了。當他除去了他的黑色眼鏡，又從新着見了這五光十色的世界的時候，他那神光煥發的容貌我是再也不會忘記的。

許多來和我商談如何由生活中求得更多快樂的人們，正如那位患腦瘤的人一樣盲然。他們竭力將他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單一的快樂來源上。他們需要一種心理上的手術來打開他們精神的和情緒的眼睛，如此他們可以看到他們周圍的活動，這可以供給他們一些新的生活的理由。

增長年齡不過是縮小興趣，在我們當中像這種的太多了。兒童最初對於一切都感興趣。隨着他們集中注意的能力發展，他們即開始排除世上那些於他們的直接目的無用的部份。若不受人細心指導，他們不久就養成排斥一切的壞習慣，因而受到損失享樂的痛苦。他們也許專心於所謂「遊戲」的活動上，而排斥一切所謂「工作」的事情，養成了一種心理上的習慣，使他們經過多少年或終身盲然於那種積極努力的愉快。

成年常常就是排斥一切的新習慣之養成。在許多男子中，專心謀利而排斥喜愛、笑樂、及社交生活，成了定律而不是例外。專心於家庭中的日常職務，以至於排斥喜愛、歡樂，以及較廣的精神上的興趣，成了許多婦女中的定律。

倘若一個人由兒童時期起即不斷地縮小他的世界，那要能夠恢復他已經失去的生活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取法於下面的箴言，並且堅持地奉行：一切事情都要試做一次，所謂一切事情是指那些是以為人他適當應用的事情。他必須養成一種新的，積極的習慣，來抵制他那舊習慣所造成的惰性，這樣可以把他從安樂椅子中拉出來，使他處理一些向來不知道的事物。

(未完)

growth 生長物，發育； world of vision 眼睛所見的世界； serve their immediate purpose 於他們的直接目的上有用； Unless carefully directed 爲 Unless they are carefully directed 之省略句； constructive endeavor 積極的努力； adapts itself to use 足以應用； old one = old habit.



小

慧

二姐說：「眼睛要睜大，看清楚了人心，理智多少要有，一點，不要混用情感以免墜入情網，不能自拔。」

· 彬子 ·

我時時候，她總是給勸她不要叫我哭，她總說：「多哭，眼睛會受傷的。紅眼馬猴多難看；媽媽的話，媽就愛你了。」  
九歲那年，爸爸跟媽就商量我上學的問題，爸爸的意思是再過一二年，或是媽願意叫我，知道我不會被人欺侮的。我常聽小英他們說學校裏的事，可是我始終想不到學校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所以我很贊成媽的主張，但是我想起他們因為挨了老師的打，哭着回家的事情，我上學的念頭又立刻打消。

記得在我七八歲的時候，爸爸疼愛我，我要吃東西，爸爸立刻拿來給我，我要出去玩，爸爸就趕緊帶我出去，我哭了，爸爸叫家下人哄我。別人總勸爸爸：「別她偏向着一個，孩子都是自己的，您這樣溺愛他，倒給孩子之間種下仇了。」我真不明白這話是從那兒說起。

他們——所有家裏的人，除去爸爸——對我特別惡感，常常把我拉到門外，小聲的咒罵我，偷偷的擰我的肉，我氣極了，躺在地上打滾，死命的哭，我要叫爸爸知道我是在哭。因為爸爸知道我哭他們沒有哄我，決對是要罵他們的。  
二姐雖然不好，可是媽追着要打。

「一個人無論怎麼也得上學的，念好了書，能幹錢，想怎麼着，就怎麼着。那我跟爸爸多高興呢！小慧，你又挺聰明能攻第一，得些獎品回來呢！」媽勸我，爸爸在旁邊，死命的看着我，我只有答應了。

背地裏，爸爸告訴我，已經託人情了，別抱怨！  
上學了，每天都極快樂的過着，老師總哄着我們玩，但是這樣的日子很短，一年，過去了。換了一個老師，姓王。他有一根教鞭，拍拍的打着桌子響，他跟男生們好像前生註定就有仇似的，時常的罰他們舉起手，抬起一條腿來他還說：「這是金雞獨立。」他最喜歡我們班長，有時他睡午覺叫班長看着我們。

有一次，班長和我一隻鉛筆，我總以為他不會把我怎樣，所以沒給他。後來，他報仇了，他打了我一棍。當時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眼淚在眼眶裏轉了幾轉，旁的女生看見這事！也不敢過來勸我，我只有忍氣吞聲，回家把氣撒在二姐身上。  
老師，班長，好像和普通人不一樣，他有着一種威嚴，使人不敢侵犯，他們那樣無情無理的對人，沒有一個人敢反抗，我想：我將來一定當老師，或者當校長，我也要享受那樣的權威。  
現在，我完全覺悟；學校是一個牢籠，校長是大官，老師和班長是看守犯人的，他們雖然任意欺凌人，可是他們對於國家子弟，就另換了一付笑臉。

這天，我遲到了，老師擰着我臉上的肉，同時一個同學也遲到了，他替我解了圍。老師，這種東西，太奇怪了，我見了他就打哆嗦。我想不再上學了。真的第二天我就沒上學，母親和二姐有點着念，勸我。我沒理他們。後來爸爸念了：「混蛋！你不去，逼急了我，可是換你了。他媽的……」二姐趕緊把我拉了出來，決定給我寫一封請假信再送我上學。  
六年級了，同學們在學識，品德上都有很顯著的進步，甚至於脾氣也長得大多了，一天，偶然聽見男生們正在計議着：「畢業以後咱們弄揍他一頓不可！——我想大概王老師有挨揍的可能，可是我不好意思過去問他們。」  
級任老師很負責，他使我們養成了看報，做日記，儲蓄種種好習慣，他時常說：「努力吧！這一時的努力，就是將來幸福的基礎。不要辜負父兄以血汗換了的金錢……還有，你們現在的態度很不好，總是把男女之間硬劃出界線來，互相看不起，甚至於就做出仇敵……」  
級任老師，我時非常佩服他，佩服他的盡心，他的學識，但是他的這些普通老師不容易有的好東西，換來的是什麼呢？每個同學的心裏都知道這有嚴師是幸福的。可是每多老師催做日記的時候，就會小學的咒罵着。

願他當時就有「被火車軋死」。

同學們都理頭苦幹的預備升學，我也有點著慌，雖然我對於學校可以說毫無興趣，但是非不能不繼續升學，因為假若我的求學時期從此告一段落，那末：第一要被同學們看不起，以爲我家經濟不豐裕，笑我沒出息。第二從此我就像二姐一樣的沒有自由，只能在家裏學學作活。

於是，我決定了，我不能去學二姐，我還要升學，二姐很同情我，媽也還有什麼意思，爸爸於是答應了。

中學，很順利的考取了。

我知道了：中學比小學可勝強百倍呀！先生們都極和藹，同學們也都漂亮，叫人一看就起一種快感，決沒有小學裏那些鼻涕拖到褲唇，棉褲夾到褲筒裏的笨貨，所享受的生活更極安適。先生很少催促功課，訓育雖設，可是並沒有什麼作用。

然而，放假了，分數單帶走了十元補考費，我很難受，我知道爸爸也很難受，我想這頓飯是躲不開的，但是他什麼都沒說。我，我決定在假期裏一定用功，決不能再使他失望了。所以我入了補習學校。

說來真可笑，堂堂補習學校只有七間校舍，先生更發氣了。稱呼我陶小姐，可是有一樣毛病，八點上課，常常因爲品茶，吸煙，閒談，耽誤九點半給學生講書。

還好，過了幾天，通知單寄來：「補考及格」……於是爸爸得意的笑了。

後來，我熟識了一位同學，從他那裏學來一種手腕，我就不再有不及格的功課了，這種手腕，愈變愈靈，漸漸的全班，漸漸的全校，幾乎沒有不會用的了。爸爸，媽知道這情要變強了。時常背地裏給我錢花，給我做衣服。但是要到做衣服就使我不高興，他們都是十八世紀的人，對於我做的衣裳，不是說袖口太短，就是說腰身太瘦。好像是他們根本不會說別的。後來，爸爸說了一句：「管離呢！」以後，做衣裳算是隨便一點了。

在倉促之中，遇到了彰——補習學校的同學，以前我沒有注意到他。他那健壯的體格，架上一身筆直的白西服，玫瑰色的領帶，稍有油澤的頭髮。顯出一種瀟灑，豪爽的神士風度。然而自尊心束縛着我，我們彼此只點點頭。

以後，腦子裏常常浮起不滅的影子，這影子沒有一時不在腦子裏停留。希望我有一個夢，希望渺茫的影子變成了甜蜜的美夢。

事情真是叫人想不到啊！忽然接到他一封信：「……你不要誤會我，而以爲這舉動太流氓；每封信，這實在是一種「誠」的表現，……如果你有功夫的話，我願意原

期日早晨在公園後門等妳……」我全身的血液在澎湃着，我的心也幾乎跳出來。

一種矛盾的心情折磨着我，我有我的自尊心，決不應該輕意去赴一個陌生人的約會。但是我又不能不去，我似乎感受到我已經在愛他了。所以結果，我是赴約了。

以後，各娛樂場所時常有我們的足跡，深夜的馬路就是我們散步的所在，於是，我倆，被人注目了。

「眼睛要睜得大，看清楚了人心。理智多少要有一點，不要濫用情感，以免墜入情網，不能自拔。」二姐這樣勸我，許多人都這樣勸我。可是這樣還用別人告訴我？我自己不明白嗎？我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爸爸對我灰心了，媽根本看不起我，她認爲男女相愛是一種恥辱。二姐！哼，也在作他人愛。

恥辱，我不以爲這事爲恥，爲辱。我知道這種腐敗的家庭，絕對不能呆下去了。並且我決定不再呆下去了。

我們結婚了，過着甜蜜的生活。

據說親友們常以冷言冷語諷刺爸爸，媽卻常常地落淚。並且想趕緊把二姐踹出去……

啊！還有一個可怕的消息，聽說彰另有外遇。不！我知道這是不會的。因爲他永遠是對我那溫柔，體貼。

「你愛我嗎？」

「自然啦！」每回都是那樣小心翼翼的答。

誰說自由戀愛沒有幸福，我已經認清了彰是個志高有爲的青年，我已經認清了家庭日趨於腐敗，我倆爲了幸福而結合，還怕的什麼外人譏諷，我只有繼續努力我的前途，我要做一個標準的女性，不僅驅除外人的譏諷，而且奉與我親愛的爸媽精神與物質上的欣慰。

請用二角錢，買一本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吾友」

丁又朝

### 二 接 站

「……將來見着我姐姐，可別也認錯了人啊！」

·蘇楚·

對着鏡子，我一面打領結一面哼着歌曲，這條紅白條紋的領帶還是她——芳——送給我的呢，那還是一年前我們訂婚時候的事了；記得她說我穿着銀灰色的西服配這條領帶最瀟灑，最好看。今天為了去車站接她，於是我又穿上這套平整的銀灰色西服，並且繫了她贈給的這條領帶，對着鏡子喃喃，可不是麼，芳的話不錯，我自己都覺得是個挺英俊瀟灑的青年呢！

帶着興奮而愉快的心情到車站去。買了月台票，觀看鐘，距火車站到站的時候還有半點鐘呢！在候車室裏等着，手錶上的秒針走的那麼慢，真着急，揣出芳的信又看：

……在七月二十四日一定赴京，到站時為下午五點四十分，去車站接我好嗎，××，我們見面期近了……你的芳。我笑了；今天我又要看見那個有着兩個迷人的笑渦的女孩了，過去在一起讀書的情形又湧在腦際，一年的分離我的芳變得什麼樣了呢？當去年暑假我們高中畢業的時候，如果芳不是因病而回到她家——青島，去休養，那麼她和我一同在大學裏讀書了，因了她的病，使我們一年不得相見，這一年來我是多麼寂寞啊！幸而她的病好了，她來京後可以考入我們的××大學，那麼以後我們又可以

永遠在一起了！突然，站裏報告火車將要進站的聲音起來了，我立刻拿了月台票進站。

嗚……嗚……幾聲汽笛後，一條巨大的鐵龍緩緩的爬進車站。疲憊的停在那裏吐着白汽。人們爭先恐後的下了車，霎時，站臺上佈滿形形色色的人，同南腔北調嘈雜的聲音。

人們繼續的走過去，却看不見我要接的人兒，我幾乎要失望了，難道芳沒有來嗎？我的眼又在未走盡的人羣裏找她！我居然看到她了，那守着兩隻箱子站着的窈窕女子不就是她嗎？我三步併兩步的跑過去，她的兩隻秀美的眸子像是在尋視什麼呢？她一定是在找我呢！可是我向她來她為什麼並未發覺呢？

「芳！我在這兒！」我抓住她的手，她即刻退後一步並口脫出她的手，「啊！……我想：芳不是來信說她很想念我麼，為什麼不見了我並不說話呢？為什麼她用懷疑的眼光看着我呢？呵！她原是久病初愈的人啊！大概一路上很疲乏了，等我提起箱子，她才說話，然而她說的是：

「您是認錯人了！您是接誰的？」她微笑着說，聲音與芳的很相似。

「哦！」我突然放下箱子，驚得呆呆的看着她，怎麼！我難道會認

錯了人，難道會連我的未婚妻都不認識，站在我面前的這個少女不就是我的芳麼？兩隻烏亮的眸子，兩顆迷人的笑渦，還有這脆亮的聲音，不是我的芳是誰呢！她看着我這搖搖晃晃的神氣笑了笑，這笑使得我發窘。

「我！我是接由青島來的李芳小姐啊！」

「唔！那麼，您貴姓？您是接剛生過一年病的李芳麼？」

「是的！她是我的未婚妻，我是××，那麼我是認錯人了！剛才的舉動太粗莽，很對不住小姐，可是不知小姐怎麼知道那生過一年病的李芳？恕我冒昧的問了。」這真是怪事，天下竟有這麼相像的人，讓我認錯了未婚妻，真是笑話，我的芳怎麼沒來呢？讓我做了這麼兩難的事，還要向人家道歉，這够多麼難堪，我心裏有些怨芳了。

這麼說，您就是姐夫了，李芳和我雙生姊妹，我叫李菁，姐姐常提到您呢。」她的笑渦一閃一閃的動，和芳的一樣迷人。

「呵！原來是芳妹妹，我記起來了，從前芳在這裏上學時，曾經說過她有個雙生的妹妹在青島，只是我們沒有見過面，芳說今天一定到北京來的，怪不得我會認錯了人呢！芳妹和芳長的太相像了，芳為什麼不來呢？」

「本來是打算一道來北京投考大學的，可是姐姐又病了，我爲了考試，所以沒有等姐姐，自己就先來了。」

「李菁，李菁，」是誰在叫喊呢？

仔細一看，原來是大學裏的同學許××，他跑到我們面前，很驚異的看看我，又看看李菁。

「呵！××，你也在這裏，也是接李菁嗎？」他的神氣很滑稽，李菁握住他的手笑起來，我還沒有回答，她卻先說：

「噢，壞孩子，問這個幹麼他是我的姐夫，是來接我姐姐的，她是我說的。」

我和許××各提一隻箱子，她自己提一隻小手提包，我們一同走出車站，一邊走着她向我說：

「我和姐姐長的是一模一樣，連聲音都很相同，只是她左腮上角有一顆痣，而我沒有。並且我的酒過是一樣深的，而姐姐却是右酒過深左酒過淺，記得了吧！只這一點差別。」她又微笑着轉向許××「你也聽着了嗎？剛才我姐夫因為辨不出我和姐姐的面貌來，認錯了人呢？你也要認着啊！許××，將來見着我姐姐，可別也認錯了人啊！」

許××看着我，笑了，我也抱歉似的對他笑了笑。我有點嫉妬他，他能接到他心愛的人兒，而我呢，我只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出了車站道別以後，他騎備了兩輛洋車走了，我呢，只得攬住那封信無精打采的回家。



### 孤獨的心

孫梅

最後，我決定救助這位少女，使「脫離哀愁憂鬱的深淵，而活潑的再生起來。」

八月尾，從北戴河歸來；想不到房東太太把我原住的宅院房租，一增而竟至我擔負不了的價目，因此不得不借居在友人風君的寓裏。風君是很慷慨的青年，獨自帶了十六歲的妹妹住在一所很古老而寬大的院落裏，還有兩位年老僕人，當然有時感覺寂寞，所以我的搬入，他們非常歡迎。

可是，我搬入風君家不到一週，風君妹妹的一位同學也搬進來一起住，恰好我住的房間對面，就是那位小姐的住房，不到幾日，我們已很熟悉了。那位小姐已經休學，因為想靜靜地養病，所以搬進這恬靜的古宅，也不是無因的。她的名字是朱雁，大約也不過十七八歲，長的很美，尤其是那順好像含着無限憂鬱的眸子，和秀長的髮，給我的印象很深刻。

古城九月的天氣，依然是那麼溼熱，庭院的一棵古榆，蒼鬱的蔭影滿遍整個院子。下面有幾塊石凳，是叫人坐了納涼的，可是因為前年的某個夜裏，一條花蛇纏住風君妹妹的腿，直平現在還是沒有人敢在夜裏坐在那石凳上閑談。然而，朱雁卻毫不過問這些事，她常常一個人孤獨的坐到夜深。記得有一夜我睡醒，還聽見伊在院裏咳嗽着。——因了這回事，我便注意這位小姐的起居和生活情形了。

星期六的夜，是我們集在一起談話的日子；有一次，朱雁却告假說身體不好，沒有參加；而我却借這機會聽風君妹妹訴說了她許多瑣事。但事說到她的病，風君妹妹也像不大清楚的告訴我：

「朱小姐的病就是醫生也診察不出的，雖然每日喝着那苦藥水，然而那只是使她感覺痛苦的事。她的病只是爲了一個人，然而我是怎樣一個人，或者是這人如何，那我不清楚了。不過……」風君妹妹說到這裏，淺淺的一笑，便不繼續下去了；而我却默默的思索，爲什麼一位少女，丟掉了活潑和天真而消隱不去的美麗，和亭亭的身材，又映現在腦海了。以後，我決定救助這少女，使她脫離哀愁憂鬱的深淵，而活潑的再生起來。

漸漸秋風奏起寂寞的曲調，院裏古榆的黃葉却最先飄落了。風君妹妹折來的幾枝紅葉，也胡亂的被我擲放在東頭。而我對朱雁的關心，很快的我們由熟悉成很好的友誼。但是，朱雁在這秋夜裏，常常擊着窗外秋風，奏響那支「吉他」聲調永遠是低沉哀傷，滿蘊着悲怨的情緒；有時，連我也不覺的顫動在沙澗裏流着淚珠。

是一個陰沉着漸漸瀟瀟的細雨之夜，朱雁走進我的房來；我當然

快活的歡迎這位憂鬱孤獨的姑娘。倒一杯咖啡放在她的面前後，我們低聲的閒談着。

「太寂寞了！也太孤獨了吧？這沈靜的院子……」她像說給自己聽，而我却被她的話彈動了心弦。「對了，這古老的宅院對於像你這樣的病人，是很適宜的；可是您所說的寂寞孤獨，還適合我這樣人！」

「不！我寂寞！孤獨！然而並不是從搬進這古宅來以後才有了的。」那裏小姐以前就是寂寞孤獨的了！我看您的病，大概就是……就是由於寂寞孤獨而起吧？也許還有失望……我的話還沒說完，好像引起她的感觸，用憂鬱的眸子望着我。

「不！我好像已經忘了……」我冒失的問了一句。然而朱雁低下頭去，淺粉的燈傘下，她的面頰拂上兩朵淺淺的紅色。室中沉寂得很，窗外簾簾的雨滴，像滾落在我們的心上。這時我憶起風君妹妹告訴我的話：「她的病只是爲了一個人，但是不覺間却說出口來，雖然只是自語，却使朱小姐吃驚起來。」「什麼？爲了一個人？爲了一個……」朱小姐仰首看壁上掛的一幅油畫，嘴裏也念着。

悲鬱的「吉他」聲音。十二月了，道地因數的日子，然而朱雁小姐却依然的哀歌悲嘆，憔悴的面色越發蒼白了。

又是一個吹着寒風，而又落着深秋凍雨之夜，朱雁進我屋來告別，說她明日早行，到江南去尋伊母親，因為她的母親喚她。並且說有句蒙關心照拂的感激話，而我却有些羞愧，因為仍使她帶着孤獨憂鬱和哀愁的走了。次日，我送她上火車，而她在嘴角露一絲苦笑我的

心好像受到箭穿般的痛了。朱雁走後，我的心非常平靜！同時把她送我的那張像片由壁上摘下來，鎖在我的行篋裏。可是，一個晴和的日子，風君妹妹拿來一封信說：「這是朱小姐寄你的！」……我痛愧沒有接受你熱意的安慰，也許，此生不能把你內心的創傷撫平了！我現在病又沉重起來，說不定今年就離開人世，這倒是我所樂意的，因爲人間祇有苦痛……我坦白的告訴你，我的病只是爲了一個人，那個人是我姑媽的女兒；他曾熱戀過我和一位叫莉的兒人，然而最後，他和莉結婚了！我的心受到莫大刺激，因而我懷着一顆孤獨的心，在憂鬱哀傷裏過我……我伏在牀頭，只覺得淚沾濕了潔白的枕巾。





真實偵探故事

# 雙命案 (三)

十之九名譯

「麥克葛倫先生曾經拿手槍給我看過。」一個人說，「他說這樣可以隨時取用，十分方便。」

「麥克葛倫先生沒有說因為甚麼特別原因要買槍嗎？」威廉嫌急切地問。

「沒有說因為甚麼原因要買槍，只說過用起来很方便的話。」

威廉嫌加緊向這個人問話，最後得知麥克葛倫夫人曾經和他們說過她丈夫十分嫉恨一個男人。

「她爲甚麼要向你們說起這種話呢？」威廉嫌再進一步追問。

「她好像爲這件事很煩惱，我們並不知道她的說話動機。有一天我們一起在門外閒立着，她說她的丈夫是一位妒性過劇的男人，可是並沒有深切詳加解說。」

「她說過她丈夫所嫉恨的那個男子的名字嗎？」

「沒有，她從沒有說過。」

「你們以爲她所指的那一個人？」

「不知道。」

又經過幾度問訊，得知麥克葛倫夫人時常在夜間到桑根公園去散步，而且又知道每次麥克葛倫夫人外出散步時，並沒有她的丈夫在身邊，據威廉嫌想來，麥克葛倫夫人大概有着一位情夫每晚在桑根公園和她會面。

關於這件事，許多隣居不能加以証明，當他

們聽到麥克葛倫夫人背着丈夫又另交情人，都不免有些驚奇，他們知道麥克葛倫先生，是一位體面的人，在社會上有着很好的名譽。

現在，不論隣居怎樣叙述麥克葛倫夫人和丈夫感情十分和美，而警長威廉嫌要立刻知道她丈夫的去處。不過事實上，麥克葛倫先生究竟去

到甚麼地方，或是跟誰一同到海濱去釣魚，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的。

然而，麥克葛倫先生確實沒在城裏，同時也看不見他的車子。

警長威廉嫌重又回到死者臥室裏，這時，包斯威正預備將兩具屍體——仍然有一具屍體沒有被辨認——運往停屍處陳列。一直到現在，威廉嫌依舊懷疑這兩個不幸的女人爲甚麼沒有呼喊。

他確信兇手和死者一定十分熟識。否則，死者生前穿着睡衣決不會允許陌生人進到室內的。

他採取一個最後決定，然後轉向探長蘭恩發出簡單命令：「尋獲麥克葛倫先生。」

這個工作進行起來，並不十分困難，因爲麥克葛倫先生是社會聞名的人，在登維爾市新聞紙體育版和健康雜誌上，時常看到他的照像。

探長蘭恩出發後，有人向公廨裏通電話，「嘿，我找蘭恩小姐！」一個女人的聲音。

「你是找麥克葛倫夫人嗎？她現在沒有在這裏，喂，您貴姓？」警長威廉嫌接着電話。

忽然，說話中止了，線路顯然已被對方切斷。幾分鐘以後，威廉嫌查明電話是從救火隊領袖中尉住宅接來的，立刻又向那裏通話，領袖中尉說前是他太太要找蘭恩小姐說話，她和蘭恩小姐是親戚。這時威廉嫌把蘭恩小姐連人帶電話在電話裏告訴他，立刻，蘭恩和他太太來到德拉凡街八二五號公廨。

「你最後看見麥克葛倫先生是在甚麼時候？」威廉嫌問。

他說蘭恩小姐同一位女友叫埃瑪的，在禮拜日晚上曾住在他家裏，今早十點左右他用車子把她們送回這裏來，他聽到他的親戚的慘死，幾乎暈厥過去。

威廉嫌領他到樓上去，很快地她指認那另外一個女郎確實是埃瑪小姐。

「當你們離開她們時候，她們都很快樂嗎？」

「是的，」她猶豫地，「不過，蘭恩小姐有一隻眼睛是有着血色斑痕的，據我想，在禮拜六晚上，一定發生過一些不幸事件，我們沒有去問她，她也沒有和我們解釋過。」

「你想到她同她的丈夫會有什不幸的糾紛嗎？」

「據我想絕對不會有的，麥克葛倫先生待她很好，至于麥克葛倫先生禮拜六出外釣魚，也只是爲消解週末，我猜想禮拜六晚上蘭恩和她的女友是在一起的。」

他不知道麥克葛倫先生最近買槍的事，他嘲笑那些撒謊是非警察的隣居，說麥克葛倫先生是一位多疑好嫉的丈夫。

蘭恩知道麥克葛倫先生出外釣魚的消息是從麗蓮那裏得知的，禮拜日她告訴她丈夫在禮拜六已外出釣魚去了。可是他不能知道麥克葛倫先生去到他甚麼地方。

威廉嫌從這些報告裏，得到該案更多的線索，他推想該案發生起點在星期六晚上，而終結在星期一下午的槍聲裏。看起來，積極尋獲麥克葛倫工作，可以少加等待，而第一步首先要找到有關該案埃瑪小姐的一切線索。

(未完)

二 中一篇一創一作二

好兄弟

(四)

朋友！我現在也將要不需要女人了！

舒是



「齊非！妳要知道：我的悲哀，我的恐怖，正是表現出來我極力的愛妳呢。」  
「好！齊非！我也愛你，我們彼此是不能分開的了。我們爲完成了我們的結合，便不能再顧及別人了。我勸你應當鼓起了勇氣，來戰勝你的環境。」

「齊非！請你相信我，我一定聽從你的話。」

「再見！」  
志民別了齊雪菲，踏上了歸途。大地上已是白茫茫一逼，分不出人行道來。半空中還飄飛着雪花，冷凍的暗藍色的天，彷彿就緊壓在頭頂上。呼嘯着的寒風，已經通過了大衣，直侵襲到肉體上。街上死一般的岑寂，洋車是一個不見了。志民作着街燈，走到了家裏，身體幾乎要凍僵了。

果然又是志堅給他開了門，放他到溫暖的屋中。又親自拂去他從街上帶來的雪片，給他預備好了熱水，以及他平常愛吃的點心。  
又是兩個星期的時光，從月份牌上撕去了。志民依然不改常態的早去晚歸；志堅在走廊上嘆氣聲，也一天比一天加重了！

不幸的消息，已經由朋友的嘴裏傳送到志民的耳中。他明白志堅已經知道了他的齊雪菲是互相熱戀着。惶愧、悲哀、恐懼……的情感，緊緊

【三】

着他細小的心。他寸寸在街頭，就如同飄洋的船失去了錨盤一般，毫無目的飄盪着。結果，不自主的又走進了齊雪菲的小樓。  
齊雪菲正在午睡。他把她喚醒，報告了一切。

「那麼，現在你是不是仍繼續的愛我？」齊雪菲熱情的問：

「當然！」  
「那麼，現在正是你努力的機會了。志堅現在既然盛怒期中，你正可以同他去講理了。此刻你們彼此之間，已不需要感情，只須抓住了理智，來裁判一切。你可以提醒他，從前那種婚約，既沒有存在的價值，而在法律上也得不到相當保障。他若不肯容納你的意見，撫與他交涉分居。志民！分居是最緊要的一步。這個問題若能解決，以後的事情，就要容易多了。」

志民只坐在沙發上，低首沉思。  
「志民！這簡單的事情，你還需要如此審慎的考慮麼？」齊雪菲有些不高興了。

「齊非！我考慮的正是這事情的結果——是好的，是壞的；不過現在我顧及不了這許多了！只有光顧着你的意思去做，結果如何，我們只有聽其自然了！」

齊雪菲對於他的回答，好像還不十分滿意，但也沒有再說什麼。志民別了齊雪菲並沒有立刻回到家中，仍是

在各處，漫無目的的拖延時刻。若批評他沒有勇氣，是完全錯誤的。他心裏明白，這次回去，便要與他哥哥傷了感情，斷了二十年來彼此的友愛；於是他在街頭多停留一刻，便可以使他哥哥的慈愛，在他心頭多存留一刻。  
街燈都已發出了昏暗的光芒，黃昏的紫影，已經代替了美麗的夕陽；彩霞漲滿了天空。漸漸在東半天繁茂的碧葉中，微微露出些初升的明月金紅色的曙光。

志民終於回到了家中。出其意料的是，志堅正伏在桌上安閒的練習草書，臉上也不會帶出一絲的怒容。這不得不使志民猶疑了。他幾乎懷疑朋友的話，是故意的挑釁；甚至於以爲自己是在夢中。他也只得把在路上已經準備好的一腔怒氣，暫時自動的放散了，照例叫了聲「哥哥」便呆坐在靠窗的椅子上。

「志民，你回來了，先不要走，我有幾句話同你講！」志堅態度仍與往昔一般的和祥。

志民的心，不由得跳了一跳。  
「志民！我問你一件事，你是否誠實的告訴我——一點不許撒謊！」

「可以！」  
「你是不是想同齊雪菲小姐結婚？」

「結婚那還是將來的事，不過現在我正在熱烈的愛她。」

「那麼你知道齊雪菲與我有什麼關係嗎？」

「知道。她是你的未婚妻；但是誰並不愛你！」  
志堅瞪大了眼睛，彷彿對他弟弟坦白與不體貌的回答，却十分怒憤與吃驚。臉色漸漸變成了鐵青的顏色；執筆的手腕，也在發抖。志民已料到他哥哥的盛怒，將要暴發了；他便暗暗的鼓起了勇氣，準備着抵抗。

但是，又是一個出乎意料，他哥哥的盛怒，並不會暴發，仍低下頭很閑適的寫了兩行草書，這才緩緩的說：「弟弟！你一向都很明白，只是這次你把我誤會了。」

(未完)

香港新亞藥廠出品  
 註冊商標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

香友

每盒一元七角  
 每月九元  
 半年五十四元

一元七角

(每盒內附說明書，請認明商標)  
 地址：上海英大馬路



動植礦補物綜合製劑

# 補使命

返老駐顏 十全大補

成份名貴

集合動植礦物之補力

配合得宜

廠方合理與製法精進

藥分男女

因關於性神經有特效

效驗驚人

有改造體質却病強身等功

新亞藥廠製造

各處大藥房均售



新亞藥廠北華辦事處

北京：東單三條胡同九十一號  
 天津：法租界四十四號  
 上海：英大馬路一十一號  
 青島：湖南路  
 濟南：天津路  
 西安：八號